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七

嘉言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能起念佛。能行布施。得歡喜心。無有死苦。

○若人於劇急之中。一心念佛。至到歸命。即得安隱。○一心稱名觀世音。

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禮佛者。敬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

有人求佛道。而於一切中。合掌在我前。以無數偈讚。由是讚佛。故得無量

福德。○抄寫經法。施人讀誦者。所生之處。口辯多才。所學之法。一聞領悟。

諸佛菩薩。常加護。○如來滅後。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若自書。若教

人書。其福最勝。無量無邊。

○人心望北極。稽首禮拜。念本命真君名號者。亦不虛過。本命限期。皆得

延生注福。○勸助治寫經書。令人世世聰明。恒值聖世。○若復有人。紙墨

筆素。抄寫裝治。流通讀誦。當知其人名書金格。○抄寫經文。令人代代聰

明。博聞妙顯。○經者。聖人垂教。叙錄流通。隨我本心。廣寫供養。勸化天人。

因經悟道。因悟成真。得福無量。○執符把籙。保命生根。

感應

昔波琉璃王。白佛。我國中災患。使我憂勞。不得修行。願賜易修法。佛告王。

言。若欲滅煩惱障。報障者。當貫木槌子一百八。以常自隨。行住坐卧。恒當

志心。無分散意。稱佛陀達磨僧伽名。乃過一木槌子。如是漸次。度木槌子。

若十者二十。若百者千。乃至百千萬。若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無諸誦

曲捨命。得生第三炎天。滿百萬遍。當得斷除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趣

向泥洹。即涅槃也斷煩惱根。獲無上果。大王禮謝。即辦木槌。以為千具。六親國

戚。皆與一具。王常誦念。雖親軍旅。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普應一

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佛當現身。為我說法。願樂迫心。三日不食。佛

即應形。至其宮內。而告王曰。莎斗比丘。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

果。漸次習行。今在魯查世界。作辟支佛。王聞是已。倍復修行。佛告阿難。何

况能誦三寶名。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常聞

十善。眾喜奉行。

昔日有五百估客入海採寶值摩伽羅魚王開口海水入中船去駛疾船師問樓上人汝見何等答言見三日出白山羅列水流奔趣如入大坑船師言是摩伽羅魚王開口一實是日兩是魚眼白山是魚齒水流奔趣是入其口我曹了矣各各求諸天神以自救濟是時諸人復求所事都無感應中有五戒優婆塞語眾人言佛能救厄當共同聲稱南無佛此魚先世是佛破戒弟子聞稱佛聲得宿命智心自悔悟即便合口船人得脫以念佛故俱免死厄

唐錢塘梅先恒以善事自業好持佛經兼持七齋隣里呼為居士天寶中遇疾暴卒而活自說初死為人所領與徒十餘輩見閻羅王王問君在生復有何業先答曰唯持經念佛而已王曰此善君能行之冥冥之福不可虛耳令檢先簿喜曰君尚未合死今放復生宜崇本業也再拜會未有人送留在署中王復訊問次至錢塘里正包直王問何故取李平頭錢不為屬戶直曰直為里正團頭身常在縣夜歸早出實不知乞追子問王令出帖追直子湏吏有使者至令送直還遂活說其事時其子甚無恙眾人皆

物善言卷十

試之後五六日直子果病即二日死矣

宋新塗上坊朱五郎素習白蓮杜咸淳年間嘗夜夢數卒驅之出門有二僧衣褐衣青俗人衣白同到隣人王紙馬鋪見其家供佛有位牌寫南無彌陀佛遂失聲誦之卒大怒以杖逐出仆地而覺次早詣王宅見一燈供佛與夢中所見一同乃知是夜得青褐白灰狗各一獨一灰狗死蓋朱五郎衣灰道服也

宋東平梁氏乳媪崔婆淄州人為宣義郎元明乳母平生茹素極愚不能與同輩爭長短主母晁夫人留意禪學崔朝夕在旁但能誦阿彌陀佛虔誠不少輟不持數珠莫知其幾千萬遍紹興十八年七十有二得疾洞泄不下牀然持念愈篤忽若無事時唱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坑去時不用著鞋靴脚踏蓮花步步生諷詠不絕口人問何人語曰我所作曰婆婆何時可行曰申時去果以其時死十月五日也用僧法焚之至盡舌獨不化如蓮花然

宋訃公四明桃源鐵工也年將七十兩目喪明里中皆學諭以擘窠圖印

施勸人念佛。計公初受一圖。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圖。一日念佛。忽氣絕。半日復蘇。曰。我見佛菩薩。令分六圖。與咎學。論是勸道之首。分一圖與李二公。此是倭國之人。囑其子往謝學。諭言訖。沐浴西向坐逝。

宋王闕。四明慈溪人。號無功叟。允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錄。以明三身四土之旨。晚年專心念佛。西向跏趺而化。異香滿室。焚龕獲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宋潭州黃打鐵。每用工時。常念佛不絕。一日無病。託隣人書偈云。丁當當。火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異香滿室。即坐而化。

宋沈三郎。家臨安。商賈為業。晚年回心念佛。一日病。請僧講彌陀經。設尊像。日夕西顧。忽易衣而終。須臾縮膝。欲起坐。二子以易龕為難。曳脛令直。經半日。欲斂。忽舉手出衣被。矍然而坐。舉家驚避。二子急前扶衛。恐其子曳脛以肘節捶之。子曰。助父坐。脫耳。茶時華云有白鶴二十九隻。飛翔雲表。久之西去。

勸善書卷一

宋王仲回。無為人。官司士參軍。因楊傑為說淨土之法。念佛益進。未亡前七日。預別故舊。端坐而化。時傑守丹陽。夢仲回來謝云。向蒙指示。今得往生。毋拜而去。已而訃至。

隋宋滿。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石。設齋慶讚。佛二大士。化作三僧。至會乞食。滿曰。弟子願生西方。師來赴食。深副本心事。畢。即見天花繽紛。弥空而下。未久。滿遂面西坐化。

唐并州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火光遍照。人見其登蓮臺而去。

唐鄭牧。鄉滎陽人。舉家念佛。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爐。願求往生。忽異香蔚充。奄然長逝。舅尚書蘇頌。夢寶池蓮開。牧跏坐其上。

唐張元祥。長安人。常念佛不輟。一日催家人云。西方聖人。待我齋畢。同往淨土。及事訖。果索香火。跏趺面西而化。

唐李知造。長安人。率眾為五會念佛。忽出堂向空頂禮。空中有聲云。報汝

李知遙功成果自招。引君往淨土。同汝上金橋。即就牀坐化。天香郁然。宋孫良家錢塘隱居闕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常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課佛萬聲。二十年不輟。忽語家人。令請僧念佛。以助往生。方半日。望空合掌。云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而化。

唐元子平。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絕。

宋胡嵩家雪川。平時多念佛作佛事。忽夢佛呼曰。汝可造屋迎我。嵩乃往。明因建彌陀閣。以協此夢。臨終之夕。忽云佛放光照我。言訖而化。

宋錢塘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偶得疾。請專律師指示西歸。講說未終。端坐而化。老妾于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矣。汝後七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宋雪川朱氏念佛三十年。每誦金剛經。以為聖賢在此。不敢踞坐。後忽不食。四十日。唯飲水念佛。先夢三僧入室。各執蓮花謂曰。我先為汝種此蓮花。汝却歸來。既覺喜悅。乃請僧眾念佛為助。即坐而化。

宋嘉禾周氏。適庶民孫氏。同翁婆常時念佛。感室中佛像。有光如螢。或現鮮花。或現佛菩薩像。三時必聞天樂。或空中有誦經聲。

宋潮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痢疾。但飲水不食。隣庵沙門善修。常建念佛會。婆病中欲請修。修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修未以為異。越二日。婆西向念佛。十聲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宋醴泉孟氏。女精勤念佛。三年謂夫曰。可急報親隣。令未相送。暨畢集。女焚香與眾人念佛。見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已而佛菩薩至。幡華排空。忽然遷化。

宋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幡蓋來迎。即日命終。

宋念佛道者陳氏。贖禪師之母。師住廣平晉會。迎侍方丈東室。剪髮為出家相。朝夕念佛。四眾稱為道者。後病中集縑素。鳴磬念佛。兩日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明日頂面白色鮮白。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來。相召師應之曰。此生生之祥言。已坐滅。面色變白。至是果然。

宋錢塘孫氏女。常念佛持呪。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曰。父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為談淨土因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蓮花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宋會稽胡氏。淨安禮念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者。四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詳坐逝。路人聞空中樂聲隱隱西去。

宋仁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彌陀經及二懺。常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妙圓。决生淨土。請照亨律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凝然而去。

宋錢塘沈氏。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彌陀像。病中安設牀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助。忽曰。見一僧長大。授我金座。遂坐其前。方執錦褥角。其座即行。恐有障緣。望衆更為念佛。衆皆勇猛厲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臺。此去不回矣。即瞑目而逝。

宋長安姚婆。因范行婆勸念佛。晝夜念誦。勤虔不懈。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婆言未與范婆相別。請暫駐少時。須臾范至。佛尚住空中。具言所見勝異。

執手而化。

初善言卷二

五

宋汾陽裴氏。女專心念佛。以小豆為數。積滿十三石。報盡之日。索火燒香。口云。佛以花臺與我。今當往生。已而天花飛墜。遂尔坐化。

宋項氏。妙智。西明郵人。寡居。二女悉令為尼。同居楊氏庵。見人唯勸念佛。忽曰。我欲坐化。錯與作棺也。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母喜。遂有異香滿室。諷上品觀轉身面西。兩手作印。微笑而逝。

宋汾陽溫靜文。妻病在牀上。夫勸令念佛。二年不絕聲。謂夫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去。至期見金蓮花如日輪。遂逝。

宋沈氏。妙智。四明慈溪人。自幼蔬食念佛。長歸章氏。未嘗中廢。施米貸被。以濟飢寒。常誦彌陀經。為日課。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燈光千點。纍纍然。狀如虹橋。即日右脇吉祥。凝然不動。

唐長安京屠因善導和高勸人念佛。滿城斷肉。京嫉之。持刀入寺。與殺害意。導指示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改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衆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

唐長安張鍾馗殺鷄為業。臨終見緋衣人驅群鷄至。唱言啄啄。即四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有沙門弘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群鷄散去。即端坐而化。

唐馬子雲舉孝廉為涇縣尉。押租綱赴京。遇風船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後遇赦。因入南陵山。寺持一食齋。忽謂人曰。吾一生坎坷。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行當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戶。喜曰。佛來迎我。言畢而歿。

宋王衷居錢塘孤山。即林和靖之故迹。隱居自適。政和間舉逸。朝廷旌以處士。後官至朝散大夫。潛心淨業。有大感悟。日誦彌陀經七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面西跣趺而化。異香馥郁。眾皆讚歎。宋張迪居錢塘。官助教。從圓淨律師受菩薩戒。咨問淨業法門。然臂香以為誓。每念佛揚聲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於靜室見白色頻伽鳥名飛舞于前。又觀想中見嬰孩綠髮合掌問訊。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宋賈純仁雲川人。官至郢倅。潛心淨業。長齋念佛。日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香滿室。

隋汝水二沙彌。同志念佛。經五年。夫者先亡。得生淨土。見佛欣慶。即白佛言。有小沙彌與我同修。不識可得生否。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彼勸汝。汝今宜還。益勤淨業。三年後可同來。此至期。佛與眾聖自西來迎。大地震動。天華飄舞。是二沙彌一時俱化。

宋魏師贊。雍州人。為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遇疾而亡。忽再蘇。白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兒當隨行。隣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尚西而歿。

宋金奩家。曾稽業網魚。回天華寺利行人。結白蓮社。蒙勸念佛。頓棄前業。日持佛萬聲。久之。告家人云。我已見佛菩薩至門。已見金蓮花來迎我矣。即坐竹牀。結印而化。遠近皆聞異香。

宋張淵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自幼好念佛號。已嫁梁元明。乘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回遊惠山寺。食煎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睡。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其口曰。說不得。問

何所見。應曰：張渥在此。渥者湍道叔也。死於岳間。後降靈其家。云為泰山府直符。走吏意其為祟。呼洞厓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焚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髣髴見紙上有影。如人戴幘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云始病時。有持符來牀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喚。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墻門欲出。有一人金身長丈六許。語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吾弟子。爾往來善為護衛。追者再拜聽命。既出墻外。有兜轎甚飾。追者使我登焉。兩人肩舁。約行數百里。又渡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大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中三間。蕭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竦身凭案立。問曰：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為參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曰：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答曰：嘗求一郡。不得請。王顧左右。令詣司供狀。方對答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東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詣曹。曹吏指曰：笑者乃趙哲。其東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

卷之二十一

一文戴鐵幘頭。着褐布袍。具筆劄。令女為狀。且曰：當追長子。以其不慧。故蓋淵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廡下各列門戶。或榜云：鑊湯地獄。或榜云：剗確地獄。其室甚多。皆高鑄。姑兒不見人。遙見故姻家宋氏母。據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史供狀畢。王命放還。前追者復以輜乘見送。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卧病。後一月始薨。蓋其魄兆已先逝矣。

唐成珪天寶初為長沙尉。部送河南橋木。始至揚州。累遭風水遺失。揚州所司謂珪盜賣其木。拷掠不勝。楚痛妄云：破用揚州轉帖。潭府時班景倩為潭府嚴察之吏。使楊覲往收珪等。覲至揚州。以小枷枷珪。陸路遊行。至鎮江。方入船。鐐枷附于船梁。四面悉皆釘塞。唯開小孔出入飯食。珪意若至潭府必死。發揚州。使心念救苦觀音菩薩。恒一日一食。或時不食。但飲水清齋。經數日至滁口。夕暮之際。念誦懇至。其枷及鐐忽然開解。形體儻然。無所累著。伺夜深舟人盡卧。珪乃折所釘。接身出窗外。至觀所大呼曰：

楊觀。汝如我何。觀初驚起問。何得至此。珪曰。當葬江魚腹中。豈與汝輩成
功耶。曰。決意赴水。初至潭底。須臾遇一浮木。中有豎枝。珪騎木。抱得至水
面。中夜黑暗。四顧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復浮出。珪一意至心。念觀世音。乃
漂然忽爾翻轉。隨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入蘆中潛伏。又江邊多猛獸。
往來顧視。亦不相害。至明投近村。村民為珪裝束。送至滁州。州官察為市
驢馬糧食等。珪便入京。於御史臺申理。初楊觀既失珪。一時潰散。觀因此
亦出家焉。

宋平江徐叔文妻。遇金人破城。獨脫身賊手。出郭外水中行。惟誦觀音聖
號。頭有金釵。恐為累。擲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媪在岸。呼之。令上
指示其路。曰。遇僧即止。又云。恐汝無足。贈汝金釵。視之。乃向所棄者。至
一林中。見寺遂止。乃薦福也。偶見其婿蔣世永。遂携以歸。

宋車世者。遭廬陵王青泥之難。為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來奉佛。即然
七燈於佛前。晝夜精心念觀音。額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
夜獨自南走。常值天陰。不知東西。遙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接。
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曰。乃發
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到。專行慈忍。

初善言卷七

八

宋右奉議郎開封王梁。字才元。與其諸弟侍其母仁壽郡主。靖康丁未。秋
自汴京泛舟東下。抵京口。艤舟閘內。遇辛道宗下軍叛。大掠城中。解舟欲
出。而官網塞河不通。老幼七十餘口。號泣盡日。晡。群盜大呼于岸。以金誘
舟人。告士族骨肉所在。才元舉家志誠誦大聖救苦觀世音名號。及大悲
神呪。求哀請救。次日賊始登舟。囊橐一空。又次日賊掠婦女。時妻女輩皆
匿避船隅。舟人有告之者。賊刃刺隅中。皆不中。亦不見有人。乃反播告者
以為誕而去。至辰時。滿船絳光赫然。須臾光中見大聖菩薩。以真珠帽冠
其頂。謂曰。吾來救汝一家。即隱不見。又少頃有紅巾之士。持竹絲合一枝
來。云。統制令傳語。無驚恐。叢合中皆新荔子也。午間其渠魁郭李二人。同
來相見。撫存備至。仍揭榜禁其侵掠。追取所失銀物得百五十星。乃自陳
願。以其餘犒軍。實避禍也。二魁既去。繼以羊米為惠。又有姓董人等來問
勞。饋遺不絕。凡月餘。竟脫禍。盡室安全。初非親舊。不知何以得此。咸以謂

大聖陰相之力。才元乃鏤板廣其事。勸人持誦聖號。

晉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木大怒。欲盡滅一城。衆並恐懼。分必殫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名號。頃之。木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使人讀之。木大歡喜。曰。首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宋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南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曰。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於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齋潔持誦。不兩月。孫步武如常。見患腿足者。誦之皆驗。又河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大智教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凡人來問者。輒書與之。所求無不立驗。

宋番陽鄉民甘崇。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誦求之得一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求平橋衆中。見道人頰而長。著皂布袍。顧崇來徑前。攬其衣曰。與我偕

勸善書卷一

九

去。崇疑且懼。却之曰。素昧平生。適未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江岸。岸先饜巨舟。即挽使登。鷁首掛金書牌。刻賜職醫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麗服。向所未覩。道人云。汝失明久。今夙緣相值。當為汝醫。崇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醫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臥。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搜攪。睪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醫。乃掖之起坐。一女傾餅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拉臥如初。崇知無可奈何。委命而已。著再入。睪覺腦後如鉤出一物。徐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崇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邸。為人言。所逢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亟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崇時年三十八。其所居為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香火供事甚謹。茲殆佛力云。

元平江僧惠恭。病翻胃。不能飲食。夜夢一狸貓。自項背入腹中。從此日甚。每過市。見魚深起嗜。想遂散意。誦觀音菩薩百萬聲。日持大悲咒百八遍。復夢至山中。遇道人相慰。問曰。吾與汝藥。俄青衣童籠一鷄。至前。貓自僧

口出。徑入籠擒鷄。回驚覺病頓獲愈。

宋湖州民歐十一。坐誤殺人。配廣中。其妻在家齋素。日誦觀音。歐在配所見一僧呼曰。汝家妻孥極念汝。欲歸不。曰。所願遂出。藥擦其腕。初無痛楚。腕已墮地。血流不止。僧曰。可持以告官。當得歸。收汝斷手。勿失也。歐如言。得放還。及中途復見僧曰。汝斷手在否。曰。在。取而續之。脛合如初。

梁張達有罪繫獄。分當受死。乃專念觀音名號。鎖械自脫。曰。遂獲免。終身齋戒。

五代李儒俊為賊所逼。危急夜踰垣出。見賊縱橫並卧。儒俊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處。趨空澤。賊即隨來。儒俊便入草。未及藏伏。賊掩至。儒俊驚恐。一心專念觀世音。忽得馬馳去。因此遂得脫。

昔吳郡人沈甲。被繫凌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名號。心口不息。刀乃自斷。因而被放。

晉劉澄隨費淹為廣州牧。行達宮亭湖。遭風澄母及其兩尼聲聲不絕。唱念觀世音。忽見兩人挾舟。遂得安穩。澄妻在別船。及他船皆不濟。

初善書卷之

晉裴安起從虜得脫還。南至河邊。不能得過。望見追騎在後。死在須臾。於是稱觀世音。見一白狼安起。遂抱之。一擲便過南岸。即失狼。兩追騎共在北岸。望之歎惋無極。

宋沙門道浮。嘗行梁州。路次被賊所圍。欲劫衣鉢。道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音。俄頃覺如雲霧覆道。汪身群賊索之不見。遂免斯難。

梁沙門法通。自小出家。極是尪弱。日誦觀音。晝夜不捨。曰。一日於庭中樹下。卧忽口中涎沫流液。有三升許。母問曰。何事如此。答曰。向夢見有人贈三驢。馱筋法通。始噉一馱。被孃喚覺。餘二馱失之。自是忽覺身雄。舉起一石。曰。重五百斤。

魏沙門求那跋陀羅。僧名。華言功德賢。天竺國人。至此土。國王欲請翻譯華嚴等

經。緣未解。此方言音。旦夕禮懺。祈請觀音。自夢一人身著白衣。而手持劍

擊一人頭來。即以劍斷跋陀頭。更安新頭。豁然得悟。此方言音。盡皆通會。

晉沙門跋陀隨軍船而下。至梁山。軍船乃敗。去岸懸遠。跋陀一心稱念觀

音。遂投身江中。水流深急。童子以手牽之。乃得到岸。童子忽然不見。

晉沙門洪滿在俗時。遇時疾。雙腳變常。念觀音。忽有一僧執澡瓶在前。立。乃問曰。師從何處來。答曰。以檀越常喚。所以來也。汝但閉目。吾為醫之。洪滿閉目。但覺膝上。如各拔六七寸釘相似。既為拔去。閉眼乃差。

魏末。那跋佞羅。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海水復竭。擗舶憂惶。跋佞羅曰。可同心。弁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獲濟。其誠感如此。

宋釋慧簡。荊州廳事。先有三間別齋。由來多鬼怪。無能住者。唯簡居住。一間餘安。經像。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身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試。令神色不動。豈復逼耶。歛然還入壁中。簡夢向人曰。吾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為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容耳。於此遂絕。

晉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戊辰。新平城為長樂公所破。合城斃千人。皆被誅害。子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忽疲憊。四肢不隨。時長樂公親自臨視。驚問之。子敖聊亦荅云。

勸善書卷七

十一

能作馬鞍。乃令原釋。遂得遁。後造觀音小像。貯以香。亟行。則頂戴。

晉賞傳者。河內人也。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呂護。各擁部曲。相與不和。傳為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擊。為所俘執。同伴六七十人。共繫一

獄。鎖械甚嚴。冠日當殺之。沙門支道山。時在護營中。先與傳相識。聞其被

執。出至獄。所候視之。隔戶共語。傳謂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

山曰。若能至心念觀世音。必有感驗。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

誠自歸。觀其鎖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盪。忽然離體。傳乃復至心

曰。令蒙哀佑。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普濟。當

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人。皆以次解。落者有割剔之者。遂開戶走出。於警

徽之間。莫有覺者。便踰城徑去。時夜已向曉。行四五里。天明不復進。共逃

隱一林中。須臾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捕焚草踐林。無不至遍。唯傳所

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還鄉里。敬信異常。

秦徐義者。高陸人也。少奉法。為符堅尚書。堅末。兵革鋒起。為慕容永所獲。

將加殺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夜中專念觀世音。有頃得眠。夢人謂之。

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守防之士。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亦得脫。因而遁去百餘步。隱小藪中。使間追者交馳。火炬星陳。互繞此藪。而竟無見者。天明賊散。歸投鄰寺。

宋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為衛府行參軍。事訖返州。四更初過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中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勤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爾與船中數人同覩北岸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漁村火也。迴舟趨之。未旦而止。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火者。方悟神力。

秦沙門釋道罔。弘始十八年。師道熵。遣至河南霍山採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穴。穴至三里。道一深流橫木而過。罔家先濟。後輩墜木而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闇。罔生念已盡。慟哭而已。乃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螢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作鎮廣陵。請罔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

勸善書卷七

十一

已得九日夜。四更盡。眾僧皆眠。罔起禮拜。還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現。一佛螺髻分明。有一長人。着平頂幘。縵布袴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檢香授罔。罔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問公可為受香。以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

晉徐榮者。琅邪人。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慣。誤墮洄流中。逆傑濤波。垂欲沉沒。榮無復計。唯至心稱觀世音。斯須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踊出狀中。還得平流。沿江而下。日已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駭不知所向。而濤波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見山頭有火光赫然。迴航趣之。徑得還浦。繫船安隱。既至。亦不復見光。同侶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眾皆愕然曰。昨夜風雨如此。豈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後了知其為神光矣。

魏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主每疑沙門為賊。官收數百僧。並繫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剋明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繩索都斷。既因得脫。迹逸。

奔山。明旦獄監未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非閔人事。即以釋放。

魏攻涼州。城中民少。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十人。至軍。釋僧朗與馬。將至魏主。兩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冠謙之為帝。兩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彼為迫脅。實非本心。願勿加刑。帝遂赦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歸本鄉。然防守甚嚴。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岸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暗。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倉惶無計。捉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頓至。唯念觀音。舉頭祈哀。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口處出。遍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目光至地。遂忽冥暗。方知聖力。非閔天明。相慶感過。便稍眠臥。良久始聞軍衆警角。持發。而山谷重疊。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若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將非異人。示吾路邪。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隨道自進。至於七日。達于仇池。又至涼漢。出于荊州。後不知所終。

元徑山古鼎和尚。生稟侏儒。唇唇褰縮。齒露齟齬。聲嘶燥。膚膝皴脂。相工相之曰。以爾之四賤。相萃乎侏儒之軀。平生不言而可知矣。師曰。自立誓。禱之於觀音大士。日持聖號。無筭。夜禮聖像。以千計。如是修之二十年。忽賤相化為福相。唇舒緩。而齒隱。聲圓潤。而膚腠光膩。後與向之相工遇。賀曰。吾師今之相。非昔之相矣。况陰陽紋已現。即當居顯位。大振宗風。其年出世。隆教。自隆教遷寶陀。自寶陀陞中竺。徑山。不滿五年。而三遷。居徑山十二年。壽七十九。

梁九江廬山東林寺釋僧融。篤志沉博。遊化自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為業。先所奉神廟。不復宗事。悉施與融。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惶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大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

壯偉有持胡床者乃對融前路之便馬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
速拽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念觀音稱聲未絕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
將可長丈餘着黃皮袴褶手執金剛杵指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粉碎為
塵矣。

唐潭州華林善覺律師常持錫夜出林麓問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
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有侍者否師曰有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
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
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裴曰不
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宋文帝尚食厨羞御饑烹鷄子忽聞鼎中有聲極微聽之乃群勿呼觀世
音菩薩悽愴之甚監宰以聞帝遣驗之果然帝歎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
能若是勅自今不得用鷄子。

宋嘉祐龍圖閣學士梅摯妻失明夢白衣人教誦十句觀音經因而雙目
復明。

初善書卷二

十四

帝下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娶妾復積歲不孕
將祈求繼嗣轉觀世音經千遍其數竟妾便有娠遂生一子。

魏末魯郡釋法力精苦有志勤營塔寺欲於魯郡立精舍而材不足與沙
彌明琛赴上谷乞材一載將還行空澤中忽遇野火車在下風恐無得免
法力倦眠比寤而火勢已及目舉聲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一時風轉火
焰尋滅安隱還寺。

魏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為二劫賊所得縛繫在樹將欲殺之唯念
觀音至死不輟引刀屢斫皆無傷損劫賊怖走道集曰而得脫。

魏沙門法禪山行逢賊賊欲害之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放箭不得賊遂歸
誠投弓於地知是異人怖捨逃逝。

魏沙門超達博學多聞時魏帝禁圖讖甚急所在搜訪有人誣指超達乃
收捉付獄以車輪繫頸遂專念觀音至夜四更時忽然不見車輪因得脫
步行至天明追者繼至回伏草中軍馬來踏對面不見因於得免。

昔西域有大商主崇敬佛法因泛南海遭風失路勸念觀音俄見一僧杖

錫凌空而來救濟不逾旬日即復本國回茲方信佛法矣。

魏沙門僧實忽告衆曰火急備香花課誦觀音以救江南某寺講堂崩倒之厄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當講法聽衆數百人忽聞西北有異香氣及聞空中音樂闔堂人一時出堂外同共聽空中樂聲講堂忽然崩摧大衆之中不損一人。

唐武德初有醴泉縣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常修齋戒誦念觀世音經過逾千遍每在京城延興寺玄琬律師所修營功德敬造一切經至武德二年十一月因事還家道逢胡賊為其所掠至幽州南界胡賊凶毒所掠得漢人數千各被反縛將向洪崖差人次第殺之頭落懸崖善才見前皆殺定知不免唯念觀音不輟次到善才初下刀時只見下刀及至斫時心都不覺當殺之時日始在申至於初夜覺身在深澗樹枝上坐去岸三百餘步善才便自私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殺何因不死身全在樹便以手摩項覺項微痛而無損傷即知由念觀音得全身命當時十五日天晴月朗其身無衣兼不得食經由數日極覺飢寒且漸下樹循澗東行二

物志卷七

五

里於其澗內拾得一領羊裘及得一雙鞋靴得着免寒復行一里便得一畧堯囊青翠赤白似新摘來可有升餘得食免飢自非觀音神力豈得仲冬有新桃棗既免飢寒得充氣力漸上南坡到南崖上反顧北看遙見賊營數里人畜聲聞猶未眠卧善才雖到南崖猶恐賊來望家急行可行五十里知賊漸遠身心寧泰在一樹下歇息踟躕念身勞日久不覺坐息至於四更忽寤開目見一青狼偉大尚善才前蹲坐將口挂善才見已遠閉目作念云若實我雙頰食我身以償宿殃各捨怨結共發仁慈若是觀音願救弟子令得安泰作此語已開眼觀視不見遺跡當知諸佛慈善根力隨緣感現利益無窮善才平安到家并將殘桃棗呈示道俗。

宋韓徽者居于枝江其叔幼宗宋末為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貳殺之攸之妻孥徽以兄子繫于郡獄鐵木竟體鉗措甚嚴須考畢情當將悉誅滅徽惶迫無計待死而已徽本嘗事佛頗諷誦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至數百遍方晝而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炸之聲已而視其鎖雖然

自解。微懼獄司謂其解截遽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鐐。微如常誦。又經一日鎖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取鎖詳視。服其感通。即免釋之。微自此勤誦殊至。

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陲。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事。後為劫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並斷死刑。明旦行決。其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啓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言已。少時依稀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得度苦難。敬德驚覺。起坐誦之。了無差錯。比至平明。已滿九百。有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執刀下斫。刀折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斫。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當官人莫不驚異。具狀聞奏。丞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勅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所存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親同觀。數其感通。

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為衛府行參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

發石頭城。舟行至中江。風浪大作。遇單船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十許遍。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異香。芬馥不歇。邁心獨嘉。故歸誦不輟。遂以安濟。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元興中。起寺行墻。至蘭上買材。路經湖道。材主是婦人。而應共至材所。准許價直。遂與同船俱行。既入大湖。日暮暴風興。作浪湧如山。純船小水入。命在瞬息。念植行無福。忽遇斯灾。又與婦人俱行。心懷恐懼。乃一心誦觀世音經。俄有大舟泛流。趣純。時既入夜。行旅已絕。純自惟念。不應有此流船。疑是神力。既而共渡乘之。而此小船應時即沒。大舟隨波鼓蕩。俄得達岸。

晉望長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資貨為富人。元康中徙洛陽。長舒奉法精至。尤好誦觀世音經。其後隣家失火。長舒家悉草屋。又在下風。自計火已逼近。乃囑家人不得釐物。亦無灌救者。唯至心誦經。有頃燒訖。其隣屋與長舒隔離。而風忽自迴。火亦際屋而止。于時咸以為靈。里中有輕險少年四五人。共毀笑之。云風偶自轉。此復何神。伺時燥夕。當斃其屋。能令不

然者可也。其後天旱風起，少年輩密束炬擲屋上，三擲三滅，乃驚走還家。明晨相率詣長舒自說。昨事稽顙辭謝，長舒答曰：「我正誦觀世音，當是威靈所祐。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自是後人咸敬異。」

唐白居易卒，贈尚書左僕射。居易晚節尚佛。經月不葷，施所居為香山寺。自稱香山居士。嘗述讚曰：「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巍巍堂堂，為人天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會昌。初有客舟遭風漂至大山，一道士曰：『此蓬萊山。』一院扃鑰甚固，曰：『此白樂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為詩曰：『吾學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須歸。』」
兜率天樂天嘗立願曰：「吾勸一百四十八人，同為一志，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生兜率。晚歲風痺，命工畫西方淨土一部。晝夜供養為之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倏然而化。」

宋王虛中名曰休，龍舒人。早為太學諸生，傳注經子數十萬言。然不利於場屋，晚以特奏名廷試，不用條對式。但如科舉策策，坐是竟不得官。獨好

人物言卷七

一七

佛著淨土文，直指西方淨土慧辯了然。觀者起敬，或自力或勸人。哀金走建安，刊淨土文板，踰二十副。願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諷誦禮拜，夜以繼晝。館於廬陵通守家。一日謁通守，謂之曰：「某去矣，以後事累公。通守愕然，虛中乃着白衫詣佛堂，合掌念佛，頃之立化如植木矣。傾城縱觀，累日不能過。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虛中謂之曰：『先生平時照了諸妄，坐卧自如，今請先生卧，即舉而入棺。』言罷遂卧，乃舉入棺葬之。」

昔佛告阿難，華言慶喜我念往昔有一如來出現於世，號曰弗沙。華言增盛多陀阿

伽度。華言如來阿羅訶。華言應供三藐三佛陀。華言正遍知時彼佛在雜寶窟內，我見彼

佛心生歡喜，合十指掌，翹於一脚。七日七夜，而將此偈讚歎彼佛。而說偈

言：「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阿難，我以此偈讚彼佛，已發如是願，乃至彼佛語侍者言：『是人過於九

十四劫，當作佛號釋迦牟尼。我於彼時得授記已，不捨精進，增長功德。無量世中，作梵釋天，轉輪聖王，以是善業，因緣力故，我得四種辯才具足。

無有一人能與我論降伏我者。我得成阿耨菩提，攝乃至轉於無上法輪。」

隋釋智通河東人常誦先賢讚佛偈三十首每六時對像引聲高唱委曲凄切聞者悲之大業七年與門人頂蓋同聲念佛忽見光明勝異寶幢華幔謂蓋曰吾生淨土克在今夕即坐亡於闕堂衆見樓閣千重排空而去猶雲霧然。

唐曇韻禪師定州人隋末喪亂隱于離石山常誦法華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來詣之似以寫經為請禪師大歡喜清旦食訖澡浴着淨衣入淨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炷香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復如初曾不告倦及繕寫了畢乃至裝褱一如正法書生告去送至門忽失所在禪師持誦曾無倦疲後遭胡賊倉卒逃避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敗乃尋經於巖下獲之中箱糜爛應手灰滅撥朽見經如舊鮮好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誦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為淨室灸寫此經一起一浴然香薰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一竹筒令馬經入每欲出息輕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供養懇懃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常集大眾講法華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開

勸善書卷七

十一

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更開餘卷卷皆如此法端等慙懼即送還尼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於七日夜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初故知抄寫深加潔淨比來無驗只為不勤敬也。

唐元和初江淮人宋衍應明經舉至河陰縣因病而廢後為益鐵院書手月得錢兩千娶妻安居不議他業年餘有運米過三門者且不識字請衍同去通管簿書月給錢八千衍謂妻曰今數月不得八千苟一月而致極為利也妻楊氏甚賢勸其夫曰三門舟路頗險惡身或傾危利亦何益衍不納遂去至其所果遇暴風羣船盡沒唯衍入水捫得粟藁一束漸漂近岸扶藁以出餘數十人皆不救衍曰撫藁曰吾之微命爾所賜也誓存歿不捨既晚抱藁疾行數里餘有孤姥鬻茶之所茅店兩間遂詣宿焉具以事白姥姥憫之乃為設粥明日就屋南曝衣解藁欲曠於中得一竹筒開視乃金剛經也即以示姥姥竟不知其詳姥曰汝家楊氏自汝去後晝夜寫經朝夕禮念由其至誠故經來救汝衍悲咽請歸姥指東南一徑曰但從此去校二百里許可兩日抵家與米二斗叙別而歸二日達河陰見妻愧

謝楊氏驚問曰何以知之備述其事因出經以示妻問其有何記認妻云
寫時誤羅漢字遂詣護國寺禪和尚處請添和尚年老眼昏筆畫稍重字
皆模糊但十日來忽失此經開看果如其說行感泣愧謝每日焚香禮經
於淨室謂其妻曰河濱之姥不可忘也遣人封茶及絹以惠之人至其地
入屋並無問其牧豎云此水長無涯畔豈有人家及徑路耶始悟經神化
現越數載相國鄭公細為東都留守召衍及其妻來問其詳仍求其經與
男武職受持月給錢五索故岳州刺史丞相弘農公目覩其事遂叙之為
楊氏徵驗。

唐汴州褚西倫曰亂備羗兗軍行營鎮河北經涉九年家中莫知消息
其妻敬頽每年出錢一千文為夫寫金剛經數卷淨衣蔬食每書一字又
合掌念一聲佛寫經裝潢訖其夜夫正在河北入陣交戰失利奔竄遇夜
風雨不知所適唯見一道大光猶如火引尋光信脚備涉平川便回至家
妻見其夫歡喜踴躍遂開函視經猶濕。

隋兵部尚書李綱得疾暴卒唯心上煖三日復蘇云見一人引見大將軍

勸善書卷二

十九

揖坐索案看云錯追公有頃獄卒擎一盤來盛兩碗銅汁三枚鐵丸併將
一鑊置前鑊下自然火出其中銅汁沸沸爇鐵亦如火色獄卒進盤持軍
以讓綱綱懼言飽將軍統吞一九舉身焰起又飲銅汁俛仰之間兩碗俱
盡身既焦爛良久如初綱乃前問蒼曰地下更無他食唯此物耳公若不
食須臾即為猛火所焚苦甚於此苟欲免之當許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
千卷公亦不來吾亦離此綱既復生一如所約酷信佛法。

宋張安道少年謫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則悵然便悟前生曾作寺僧手
書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猶匣在屋梁上取
視之筆迹宛然與今生一同遂託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寺了元長老
刻板印施東坡作序詳言之矣及作杭倅游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
其院後堂殿山石處作詩記云乃知性慧慧者必是大修行中来非一世
薰習所致。

唐李琚成都人天中九年四月十六日忽患疫疾恍惚之際見一入自稱
行病鬼王罵琚云抵犯我多未領汝者明日我共三女人同來速設酒食

皆我妻也。璩亦酬酢曰：汝何得三妻，但聞呵叱，咄咄不觀人也。都四度來，至二十一日辭去。璩亦拜送，却迴，便覺身輕，於佛堂作禮，持喫粥，忽被風吹去，住足不得，乃至一大山，見江海無涯，人畜隨流，璩立岸邊，不知所向。良久，有卓衫人問曰：公是何人，隨我來，繞行四五步，已見大江甚遠，又問：作何善事，璩云：在成都府曾率百餘家於淨衆寺造西方功德一堵，於大聖慈寺寫大藏經五百餘卷，無慶讚了，忽又有一使者引去，約五十里，見一大城，門數里，見一大殿，巍巍殿上有一僧長六七尺，語殿中王云：令此人志心造善，無有欺誦，王詰卓衫人云：於何處得文帖，追平人來。荅云：山下見就領來，無帖追。王云：急送去，便見所作功德在殿上，碑記分明，使者領去，又入一院，令坐，向璩說云：緣漢州韋刺史亡，欲令汝作漢州刺史，璩都不諭。六七日放歸，凡過十二處，皆云：王院悉有侍衛，總云與寫一卷。金剛經，遂到家，使者臨別執手，亦曰：乞一卷金剛經，便覺頭痛，至一塔下，聞人云：我是道安和尚，願得你道心堅固，遂醒見觀音菩薩現頭邊，立矣。自此頓悟，妻兒環泣，云：汝已七日矣，後寫經與所許者，自誦不忘。

昔浙東路有張公為商，往西蜀回，乘船忽遭風浪，溺於水中。川江風浪危險，性命難逃。張公平日持誦金剛經，未嘗輕慢。昔年曾施經一千卷，功德不小，公忽於水中，如有神人將身一拽，不覺回頭，身在岸傍，只聞虛空中有人云：緣汝施經有此福報，汝當再延一紀。

元南劍路順昌縣余提幹，每日看誦金剛經，於至元癸酉間，乘船下福州，至南劍州，船覆諸人溺水而死，獨留余提幹一人，恍惚間，如有人挾至岸傍，正省，悞問身上，懷得金剛經一本，信其靈驗如此。當時對天發願，刊施金剛經一千卷，後歸到家，遂刊成此經，未得印施，忽然身死，分付其子曰：我既往之後，千年永別，汝當為我印造此經奉施。於至元戊寅間，正欲印造，遇禽寇臨境，又妨印施，自後全家遁闕，遂得術人占云：汝家有大項功德，未圓，有金甲神人守此功德，遂將上項所刊註解金剛經印造一千卷，其男余群馬將經逐剖看過，然後奉施，後全家安寧，先亡起生佛地。

晉內史孟顛請佛馭跋陀羅，於建業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有二青衣，且從也出，麈尾研墨。

宋楚雲少有至行嘗刺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而厚半寸作旃檀匣藏於福嚴三生殿又刻八字於其上曰若聞此經誓同慈氏皇祐間有貴人游山見之疑其妄使人以鉗發之有血如綫出焉湏臾風雷震山烟雲入屋相視不見彌日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

宋僧諱瑩住江東廣嚴院乃延慶法智尊者門弟子曾承教律深造淵源故人以教主稱之嘗以銀字書蓮經七軸內佛菩薩字則易以金書筆法遒勁殆越翰墨玉軸琅函見者竦敬師竟歸寂是院家塔猶存其經雖歷年所而交收儼在建炎中院宇虜寇蕩盡於瓦礫中獨獲是經淳熙間有法蓮講主主持一夜正睡熟遽聞喧闐如千萬人聲驚起乃見方丈別室遺火已穿屋其經以小臺子閣於柱上冒火捧下略無所損此經兩經烈燄速由大乘功勳天龍翊衛近則法師行願堅固所持佛言讀是經者火不能焚於斯驗矣

隋嚴恭丹陽人也舉家信嚮善道嘗誦法華經一時誦至寶塔品輟經數日寶塔之內有二如來分身諸佛其數不少我何為不能感見慨歎良久

勸善書卷七

二一

至夜忽夢一胡僧自稱法脫語曰若誦此經欲見諸佛當解說書寫流通供養斯願可諧恭因發心造經一百部未及成辦忽得重病乃更發願增造千部病既愈即於揚都住宅起造經堂若紙若筆必以淨心不行欺詐隨得便營書生常十數人如法供給恭親檢校勞不告倦嘗有人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其人得錢船過中流忽爾沉覆錢失人活恭是日入庫見元錢俱濕頗恠自後見貸人方知沒溺一日忽有異僧年八十許自云從龜茲國來今往羅浮山去聞君造經願請一部恭即授經僧贈金一錠重四十兩願助造經言已而退恭再尋訪莫知所止又有侯志從鄱陽來至官亭遇風船伴沉溺唯志獨存有人引入廟見神人案劍而坐問志還識將山造法華經嚴恭否我欲寄錢一萬入其功德語已便隱志次日至當塗忽見一人自言姓許來覓侯志乃留錢一萬逼令受之而去志思惟方知是神錢終到江寧以錢付恭恭志更彌堅造至三千部又有漁人夜見江中火焰燭浮來以船迎之乃是經一函即嚴恭所造後發願云無一字不經眼無一字不用心然嚴恭造經之多至於子孫猶傳其業世

世號恭法華也。隋季盜賊縱橫聞其積善皆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唐武德九年。蘇州開元寺僧契玄常持金剛般若戒行無缺。發願寫經一百卷。流傳未就而亡。七年後忽於空中喚諸弟子云。吾是汝師。初死見王。王問在生脩何福業。吾以持經事答。王遣吏檢簿。果云名行無玷。曾發心造經百卷。合生天道。王問曰。師且欲生天。且歸人世造經畢。始生上界。卷以且願生天。王即判云。上生兜率。今已十年。吾先許百卷經。尚未周圓。汝可為吾寫畢。弟子皆從其命。遂問和尚何不現身。曰。吾自生天。身量長大。吾若出見。恐汝驚疑。

隋僧法恭。姓呂氏。初披戴為道士。已十餘年。忽厭彼宗。迴心大覺。乃往眉州鼻山。投師落髮。持誦蓮經。尋即通利。仍親寫是經一部。數有靈異。回辦錢兩千。將向益州裝潢。擔至笮橋。橋斷墮水。儻雖得濟。乃失衣籠。恭大呼曰。錢物尤闊。何忍其經。有人漉得者。當贈兩千。時有一人沒水求之。但得錢物。恭更迴望。求覓忽覩洲中有一僕子。試取之。乃經也。草木所擊。宛無濕處。遂往裝潢。泊還寺。供奉。每聞異香。凝結。精進倍加。夜課一部。以為常式。寺有彪法師。講授。午夜看讀。嫌恭誦經之煩。欲勉低聲。及往。忽見恭之門前。神人無數。皆跪膝合掌。愧汗而退。

勸善言卷上

二十二

唐隴西李觀。顯慶中。寓止榮陽丁父憂。仍刺血寫金剛般若。若心經。隨願往生經。各一卷。自後院中恒有異香。非常郁烈。鄰側亦常聞之。無不稱歎。中山。即餘令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其事。

隋益州新繁縣西王李村居士。荀氏。晦跡不顯。人莫知之。嘗於村東空地。上遙望。虛空手寫金剛般若。經遂感諸天龍神。覆護。凡遇雨。此地不濕。約有丈許。如屋覆然。每雨。則牧童小兒。皆避於此。至唐武德年間。有僧語村人曰。此地向來有人書經於此。致有諸天設寶蓋於上。覆護。切不可令人作踐。爾後設欄圍。速供養佛像。每遇齋日。集速近善友。誦經脩善。嘗聞天樂聲。振一方。遂為吉祥之地矣。

隋沙門法藏。居郿州寶室寺。稟性淳古。行業精勤。嘗於開皇中。在本州路川縣。建造寺宇。曾將自己衣鉢變賣。起蓋殿屋二所。又寫經八百餘卷。至唐武德二年。二月中。偶染一疾。昏昧中。忽見金剛神。手執經一卷。謂法藏

曰汝造寺寫經有互用之罪我今授汝金剛般若經一卷汝若至心能誦此經流通讀誦互用之罪悉皆消滅言訖不見俄而疾愈後聲賣衣資書寫百卷畢世受持脩諸善行不涉世緣壽至九十九歲陸堂筆寫偈曰今年九十九看看無所有更莫問如何虛空打筋斗遂端坐而化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為五娘立靈經月餘一日其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後乃問之荅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汚牀席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你不能縫衣汝大褻縷宜將布來我為汝作衫及襪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染患遂殺一螻蛄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崗中現有折刀七枚願慈悲為作功德救助知姊貧迫卒不濟辦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令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報聞乃曰見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虔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

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托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

唐雍州僧法誠弱齡穎異依藍田寺出家師事僧弘弘亦神異之僧誠奉師訓誦法華經以為白業又行持法華三昧嘗夢並賢勸書大教即竭己力書八部般若常寫華嚴感異色鳥舞下經案手寫華嚴正當露地目事而行未及收舉屬洪雨霹靂及歸經案儼然餘並漂溺至貞觀中感疾志願上生兜率乃曰今有童子相迎吾即去矣言已口出光明異香充室恬然坐化師誦蓮經一夏五百徧縱值人客非經部終中不他語略計十年萬有餘徧

宋僧元肇四明陸氏文章陸佃之族也蚤歲習律闋大藏誦蓮經萬部又刺血寫蓮經一部律宗諸疏三部建炎四年金虜破四明師時住湖心虜逼之北行至南徐謂左右曰吾將西歸矣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見師西望念佛而化

唐長者李通玄在神福山造華嚴論初開元七年至太原孟縣高仙奴館之齋中三年迂馬氏古佛堂側闍十年負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虎當

途長者撫之曰。吾將著華嚴論。能為擇。止慶否。即以經囊負其背。隨至神福山原下。土龕之前。蹲駐。長者乃於龕著論。每夕。口出白光。以代燈燭。有二女子。日為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每食時。輒具淨饌。置長者前。齋畢。撤器而去。如是五載。至長者著論畢。遂滅迹不見。

宋湖州有倡妓楊韻。手寫法華經。每執筆。必先齋素盥沐更衣。後病死之夜。其母忽夢韻來。別云。某以書經之力。令得托生。烏程縣廳吏蔡家作女子。時蔡妻方娠。是夜夢有肩輿及門者。迎之。則楊韻也。云來寄宿。寤而生女。其母他日往尋視之。女為之啞然一笑。

宋泗州書生趙璧。赴京應舉。其妻已亡。後璧及第。還鄉離家十里許。似夢非夢。見亡妻在路傍。哀告甚切。云念奴在生之日。殺害物命。每於蠅出之時。買作醉蠅。恣意食。自死之後。准閻摩天子勅。驅入蠅山。被羣蠅銜其眼目。及偏身流血。晝夕受苦。又生不合吐酒餘殘。飲刺。蓋脚。陰司積聚五石九斗七升五合。使奴陽壽先減一紀。又受三七日大地獄苦。再准王勅。差獄吏監奴賣酒。以俟無常鬼。追到亡鬼。俱勅來買酒。却就奴身上刺血。

勸善書卷七

二十四

應實升合務要補填原數。足日別受地獄。今聞夫主及第榮歸。特來哀告。陰府深敬書。罵金剛般。若經乞將奴房奩變賣。若為奴寫得七卷。仗此般若之功。實可救拔地獄之苦。其夫允諾。總到家。即便捨財。請僧寫經。方了兩卷。一日備祭祀禮。為妻上墳。方到墓側。忽見一老翁言。吾是山神土地。

汝妻承寫經功德。昨日午時。准閻摩王勅。上昇天界。地下不復見矣。豈不見佛印禪師戒殺文曰。鱗甲羽毛諸品類。眾生與佛心無二。只為當時錯用心。致使今生頭角異。水中游林裏戲。何忍將來充日計。磨刀著火。或研釐口。不能言。眼還覷。或槌搗。或刀刺。牽入鑊湯。深可畏。熅燻毛羽。括皮。鱗刮脊。剜心。猶吐氣。羨君喉。誇好味。勸子勸妻。言俊利。只知恣性。縱無明。不懼陰司。毫髮記。命纔終。冤對至。面對閻王。爭敢諱。從頭一一報。無差。爐炭

鑊湯。何處避。勸賢。莫須戒忌。莫把眾生當容易。食他一瓣。還他。古聖留言。終不偽。戒殺。兼能買放生。免入阿鼻無間地。又滿庭芳詞。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悟來佛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釀痛。犯象生。剖割。刀頭轉。鮮血飛紅。寒炮碎多。不忍見。渠儂。喉龍。繞。喉龍。龍肝鳳髓。畢竟無蹤。謗。贏得

生前夭壽多凶奉勸世人省悟休恣音擊惱鬧翁輪迴轉本來面目改換片時中

宋僧思照錢唐人為僧已後徧歷教序研究宗乘。但有所聞便即立行。每夕四更即起熏煉淨業稱誦佛名。懈怠比丘聞師之聲不違安寢。昔法藏比丘數四十八願。師亦仰倣。即秉鑪白曰。古佛不奪今佛之願。今佛豈違先佛之願乎。其自信也如此。嘗刺血書法華經一部。每一字一禮。至于十遍如是。乃至華嚴楞嚴等經。共禮二百七十餘卷。讀華嚴經一千部。觀音經五藏。彌陀經十藏。又化道俗結繫念淨業會。僅三十年。一日感疾。夜夢丈六金軀。自此每日輪請七僧。助成十念。至滿七日。踊身合掌。同眾厲聲稱佛。良久屈指作印。奄然坐逝。闍維即焚齒及數珠不壞。

宋紹興初。衡州有僧祖南。居止於本郡法輪寺。自剃度來。唯專苦行。刺拍血寫法華經十餘部。金剛經一百卷。彌陀經五百卷。如是書寫。歷二十七載。始終如一。常念彌陀。期生淨土。晚年血盡形枯。無病猶能行坐。一日謁方丈。相見並無語。忽端然瞑目坐逝。詳其意。蓋欲堂頭證明後事也。火化

勸善書卷十

二十五

次眉間涌出五色舍利。顆數無算。道俗請求。如願皆得。

宋縣尉王迪。功好鷹獵。殺害眾生為樂。有妻在家。自誦金剛經。一日妻正念經。見夫出獵方歸。其妻苦勸夫從持經功德分第十五。同念此一分。不肯終卷。竟入廚房烹炮物。恣意飲宴。後過五年。迪功忽患風中。在床。經年不愈。一日自見二使者來。追驚駭而卒。唯心頭有氣。二使引見閻摩大王。怒迪功曰。汝既受爵祿。何不福上增脩。却好殺害生命。減算絕祿。令獄卒驅入鑊湯。其鬼吏檢簿告王曰。此人雖有殺業。善籍重如山。生前嘗得其妻勸念金剛經一分功德。雖片紙重如惡簿。合與免罪。放還陽間。大王勅曰。就鑊湯內取一杓湯淋其背。然後放還。因得再活。後患背疽。遍身潰爛。痛不可忍。百藥不能治。一日令妻就佛前發願云。今後誓不殺生。候病痊日。願自手書金剛經齋素受持。忽一夜夢見一僧用手摩迪功背三匝。至天明視其疽已痊。更無痕癢。其善惡之報如此。

宋遂州姜學生。纔年二十三歲。暴疾夭亡。見二使者追魂。引見閻摩大王。勅曰。汝前身脩福。注今生壽年八十二歲。丁丑科赴試得舉。官至公卿。汝

不合殺牛食肉有犯天律。奉玉帝勅。令汝減筭絕祿。汝既讀書。豈不聞海州雷雨七日七夜。天降石鼓。記曰。萬物唯心造。為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有一鬼吏語生曰。汝急告大王。改惡脩善。乞賜還冤。若判入地獄。無有出期。生曰。有何門路。願求指教。鬼吏曰。陰府深敬重書。寫受持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汝若發心。即獲脫免。得聞此言。遂告大王曰。念生雙親垂老。別無兄弟侍養。屢世年幼。不知罪福。致犯重罪。雖作詩賦文詞。却不曾毀謗佛僧。既陽壽未終。乞賜放回陽間。孝養父母。改惡從善。責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畢世食素。精勤受持。大王憫其回心。改惡從善。責放還冤。大王誠曰。汝回陽間。孝養父母。恭敬三寶。誦持經典。脩行善業。若再違犯。卒入黃泉。干佛出世。不通懺悔。善學生既得還冤。親識鄰里。咸來詢問其由。無不慚愧。改過自新矣。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韜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留在都白馬寺中。寺為突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

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

勸善書卷七

二十六

宋慈溪縣有居士吳振心。務善道。嘗發心書寫蓮經一部。讀誦不輟。紹熙壬寅歲六月二十日失火。眾人奔救。什物流散。火後思其經。次日方得之於隣舍。視之。缺失第四卷。知已被火。過七日。男興宗屏瓦礫次。是經端然居其下。但卷初微有所損。四眾睹見。再歎希奇。

昔温州治中張居道。澹州景城縣人。未蒞職日。因嫁女事。恣意屠宰牛羊。猪鷄鵝鴨之類太多。涉旬得病而死。唯心尚暖。經三日却活。云初見四人來。一人持棒。一人持索。一人着青騎馬戴帽。至門下馬。懷中拔一張文書示居道。乃是猪羊等同詞。共訟居道。其詞曰。猪等雖前身積罪。合受畜生之身。配在世間。年限未滿。遂被居道枉相屠殺。更歸畜生。再遭刀机。有騎馬者。即令從人縛居道去。直行一道。向北行至半路。使人即語居道。吾被差來時。檢你算壽。元未合死。但坐你殺許多眾生。被冤家錄訟。今冤家專在閻王門底待汝。居道聞之。彌增驚怕。告使人曰。乞示一計。使人云。但能為所殺生命。設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當得免脫。居道自設誓言。

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盡形供養。願究家辭釋。少時望見城門。使人引向東入。轉向北見閻王廳前。無數罪人。問辯答歎。着枷被鎖。扭手鐐足。鞭撻狼藉。哀痛叫聲。不忍聽聞。使人即過狀閻王。王曰。急喚訴者來。使人走出。諸處巡問曹府。咸悉稱無。即帖五道大神檢化形案。少時有一主者報云。世人張居道為殺生故。願造金光明經四卷。依料其所遭救者。並合乘此功德。化生善道。王曰。居道再歸生路。當宜念善。多脩功德。於是出城。如從夢歸。後居道發心造經。戒葷止殺。時温州安固縣丞妻病。經一年。絕粒不食。獨自狂言。口中唱痛。叩頭死罪。狀有所訴。居道聞之。為其夫言。多是冤家所苦。急為造金光明經。求哀懺悔。縣丞依遵其教。請人抄寫未畢。妻便醒悟。說云。狀如夢。惛惛常有鷄猪鴛鴨。一日三遍競來咬噬。痛不可當。後化為人。身來與我別。云。雖是冤家。遭汝屠宰。以汝為我。敬造功德。所以令我得化為人。今既解散。不復相尋。語訖。即去。病即輕差。由居道指教之力也。

唐括州刺史樂安任義方。平生樂善。多寫佛經。武德年中。死。經數日而蘇。

自云。被引見閻羅王。王令人引示地獄之處。所說與佛經不殊。又云。地下晝夜昏暗。如霧中行。于時其家以義方心上少有溫氣。遂即請僧行道。義方乃於地下聞其讚唄之聲。王檢其案。謂吏曰。彼有寫經功德。未合即死。何因錯追。遂放令歸。義方出度三閩。閩吏皆睡。送人云。但尋唄聲。當即到舍。見一大坑當道。意欲跳過。遂落坑中。應時即起。論說地獄畫地成圖。其所得俸祿。皆造經像。增寫金剛般若千餘部。

宋朱氏如一。欽成朱后之姪。歸于四明薛君。繡法華經一部。十年而成。針鋒綴舍利如粟。運獲數十粒。一字一拜。禮法華者三。於經首題別致八萬四千拜。誦法華經。三月而通。刻壁。窺圖。勸人念佛。滿十萬聲。所化二十萬人。獨朱氏旦夜誦之。不可以數。紹熙四年。為寶幢藏。繡經迎歸南湖。飯千僧。為慶讚。是年微疾。請僧念佛。忽起。跣趺。薛君曰。吾家無是法。於是右脇吉祥而化。家人夢乘彩雲向西而去。

唐相州滏陽人。都元方。少有志。好釋典。嘗寫金剛經一部。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情切友悌。乃將一巫者。

至家遣求元方與語道傑又頗解術法乃作一符攝得元方魂至令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為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首及其家中亦留書牒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疏大抵勸修功德及遣念佛寫經以為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前蒙冥官處分令於石州李仁師家為男但為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嶽山祈子乃改與石家為男又云受生日逼匆迫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頽兄等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至是年十二月元憶其言即往吳山縣訪石名遠家果得一子求視之彷彿如其弟云

宋任觀察內貴中賢士徽廟極眷之任傾心釋氏徧參知識每自歎息曰余幸得為人而形體不全及不識所生父母想前生輕賤於人招此報應遂發誓遇休沐還私宅屏絕人事炷香禮佛刺血寫華嚴經一部每字三拜頽來世識所生父母忽一日有客相訪住出遲客怒云人客及門何故不出任笑曰在家寫一卷赦書客詰其故任以實對遂取經示之云此是閻羅天子面前喫鐵棒吞鐵丸的赦書客竦然驚駭回舍亦自寫一部後任夢翁媪謂之曰我是汝所生父母感汝篤經功德已得生天特來報汝任獲此報愈加精進不怠

宋南康路燕宗周有男卧病半載疾篤有兄燕宗德誦金剛經于傍正昏暗中病者忽耳開心醒遂發心許施此經千卷言未既俄見金剛現半體于前由是此病頓愈

元建寧路浦城縣有僧名道鎮稱曰海珠禪師平日持誦金剛經因造南浦橋緣入邵武路又在溪邊捨得金剛經一本乃付界首葛宅刊施曾有頌云善士菩提心捨刊解注經依本便刊行如同日月明先寫於丁亥年間得一夢有僧分付解註金剛經一本令其刊施其年忽生一男及是果遇海珠令其刊施此經協應前夢自後禪師歸本寺與僧眾云某日歸寮後至期以香湯沐浴整頓袈裟升座說云自號曰無盡意菩薩又作偈云月到天心處平地一聲雷如來正法眼大地一時開偈成端坐而逝至元

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遊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
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勢倦便病延發頓造百部以悔先墮始聚
得一千六百文賤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爾後遂成百部以施故病
亦愈誦經既廣情頓又滿一日聞空中告曰法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
卒八十餘矣。

宋王通京兆人也世積善常持金剛法華等經及勸人讀誦書寫散施政
和三年通作商登途日見一人青紅服色常存前行至長沙江凡十六人
同渡見一老人涼巾道服呼王通長史通近前揖老人曰今日風惡船小
莫渡候某家船來則同去通信其言先渡者須史風起船覆殆無存者通
乃拜謝適不蒙見救必死于此老人曰天命也不偶然須臾船到邀通上
船過數山坳出船見一大第高樓畫閣狀若仙宮老人與通入左右出迎
少頃置酒通乃辭謝老人曰吾非凡流乃水府仙官奉天曹勅命權管此
江水八百里君合死于此命屬水府然君勸千人誦經聲動神祇千人數
內有三七人短命惡死因功德力更延壽命通曰不知又曰何得現世因
果老人曰天曹紀人功過禍福無差世間有枉死大患大難命在須臾者
有能以湯藥衣具飲食救療得免橫死天曹紀功延壽君之善功已大上
帝特延三紀之壽行下大山關報土地沿路擁護老夫因此相接酒罷送
下山舉步則不見老人所在始知前日在前行者土地神也還鄉後愈行
好事後果以壽終。

唐武德年間長安蘇仁欽有父前生嘗於陰府借過受生錢得托生處世
享富貴福因循不曾答還自死之後墮廁中擔負沙石臭穢受無量苦楚
又仁欽在生恃其豪富不知慙愧恣意宰殺猪羊烹炮物命蓋日被殺衆
生各經陰府陳訴又復顯靈靈祇注記罪惡致蒙陰司追錄仁欽魂識收
繫在獄遂使陽間受諸重病枕臥牀席經年不瘳以是殺生惡業滅算夫
亡見二使者押見閻摩大王勅曰緣汝前生脩善以致今生富饒汝今恣
意享福不識因果殺害衆生遂使滅算絕祿卒驅至刀山劍樹之上
償諸惡報於是惶惶恐怖仰告王曰念仁欽生前雖不曾看經作善嘗施
財請贖金剛經一卷捨與安國寺僧神敬受持此僧遷化已久豈無報應

須更有異香芬馥。見僧神敬手執金剛經。直至大王殿前。言貧僧久與仁
欽受持此經。致有般若之功。於是特來告王。願賜慈悲。再放仁欽還魂。改
惡從善。王即合掌。判仁欽加五十年壽。復歸陽間。自得還魂。鄉隣遠近見
聞無不驚歎。各戒殺生。回心向善。仁欽得法。發心印施法華經一百部。金
剛經一千卷。齋僧一百員。脩設水陸大齋。作諸功德。忽夜夢亡父言。我受
地獄苦無量。謝汝脩行佛法功德之力。我已得生天界。汝若為我。將田百
畝。捨入寺內。供佛齋僧。此功德不可思議。功超七祖。福及子孫。仁欽遂依
亡父所囑。以滿心願。

宋紹興二年。有宗承信。居秀州華亭縣。因患番胃之疾。數年百藥不能治。
瘡忽一夜夢見有一梵僧。謂承信曰。汝乃宿世冤愆。遂致今生受諸病苦。
汝知否。應有世間男子婦人。或風癱。或癆跛。或盲聾瘖瘂。或疾病纏身。經
年累月。枕卧床席。將死不能氣絕者。其魂靈攝在陰司。考校前生。所作罪
惡。自緣果報。毫髮無差。若有奉施金剛經。或自身書寫。或畢世受持。緣舉
心動念。遂感陰府官曹。檢察善功。先放魂魄附體。次遇良醫。其病即愈。瞽
覺省悟。明旦令妻焚香。躬對諸佛菩薩之前。發願甘許。奉施金剛般若經
一千卷。爾後又復夢見一金剛神。賜藥一丸。令承信吞之。次日其病即瘥。
將養月餘。身輕體健。容貌精神。俱獲復舊。凡見聞者。無不稱歎。此經有起
死還生之功。

宋紹興九年。明州王氏。平日好持齋奉佛。因夫帶往歧州。任所。身懷六甲。
二十八箇月。不能分甦。兼以多病。形骸羸瘦。深慮生產之時。子母難全。憂
惶不已。一日倚門而立。偶見一異僧。教化曰。同增福利。王氏將錢捨施已。
僧云。娘子有善根。何不印施金剛經。若發心印施得一千卷。見世增延福
壽。父母子孫團圓。所願皆遂。福及七祖。先亡一切眷屬。咸獲超升。王氏猛
省。依僧所囑。遂印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千員。就念經二十卷。躬就天寧
寺。對三寶前懺悔。求願保佑生產之日。子母雙全。早祈感格。齋罷還家。至
夜三更得夢。自見一金剛神。以杵指王氏腹。其疼不可忍。及覺已生二男
子在牀。相貌圓滿。令人愛樂。仰藉般若之功。天神衛護。報應之速。王氏既
得子母雙全。不勝欣幸。爾後專心齋素。誦經不輟。年至六十一歲。無疾忽

爾身亡自見二使者引見閻摩大王問曰汝在生作何善業王氏答曰自幼持念金剛般若經至今每日不缺大王賜金牀與王氏就殿側坐朗誦一遍地獄辛酸之苦一時停息諸受地獄之人普霑恩利大王再問王氏何不誦呪答世間無本王令鬼吏於藏中取呪本付王氏獨曰汝歸陽間展轉流通切勿遺墜大王又曰王氏向後壽終往生極樂世界不復再來此處矣

五代蕭子良造蓮經一千部夢感一人送經一卷云有誤處乃是第五卷壽量品失一塵一劫一句即法華之宗因修此句乃感白雀翔應之瑞宋邵武軍有一婦人憑建陽縣水東觀道士葉克勤詣龍虎山叅授九真妙戒錄事之甚謹死後半日還魂與家人曰被二神吏監往到龍虎山見葉道士在彼問我還帶得錄來否我對曰不曾葉道士復白神吏不須監管你可急急還家取錄再來此尋我并與你家男女云今後也不須供養飯食此間自有二百四十日香飯可享可急將錄焚化與我將去家人如其言焚訖復死

唐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軟心上微暖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所追牽拽甚急問其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嶺上有宮闕崇麗人物甚多有一青衣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乎甚答云晉安縣令趙業爾童子笑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來云太乙令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時散去即與童子到宮闕中不見太乙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為有疾受正一八階法錄名為太玄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乙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錄修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黷貨財輕人性命言訖不見兩疾速蘇於是精思參受法錄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宋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回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門眾齊受錄遂詣觀受童子錄一階十餘年後因女兄有疾母為請處士吳太玄為入冥看檢致疾之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玄環言疾在江瀆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看之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

事必鎖於一室中安寢而往不許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聞之歷說冥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兩宿然後回爾既再往檢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籙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籍中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簿內檢得其名

唐應夷節字適中汝南人也唐明皇開元中高士應凝之曾孫累世不仕窮道養恬母何氏夢流星入牖驚覺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茹葷年七歲而性敏慧詣蘭溪靈瑞觀吳尊師受老莊文列及周易十三歲與道士籍持十戒而勤焚誦師友見之肅如也久之遊天台龍虎山受正一紫虛都功等籙而後復受昇玄上清回車畢道及紫素交帶藉地騰天符且上清大法自陶隱居傳王遠知王傳潘先生潘傳司馬宗師司馬傳薛季昌薛傳田良逸田傳馮惟良馮傳夷節也師行之精謹故動有神靈之助與葉藏質劉處靜為林泉友唐武宗會昌中就天台桐栢觀之西南別建淨壇以居觀察使李裒間來問道為奏請院額因詔以道元為名捨遺張穎撰記而棲真此地五十餘年吳越之人瞻風稽首願侍巾几者莫知其

數每入靜行道登壇閱籙為人致福數有感應居常誦黃庭大洞二經至於八道均雲三元受事徧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尤勤行之時公卿以師名聞奏詔賜服號固辭嘗謂門弟子曰吾以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雖道不違人而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闕泉曲艷都相去幾何唯心所召爾等勉之昭宗乾寧中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如有所待至翌日昧爽解化春秋八十有五是夕清香馥郁徠鳥悲鳴及遷神就窆但空棺而已

宋嘉祐七年仁宗皇帝不豫夢三神人自言其姓號左右翊衛之既寤而疾遂平乃詔遍訪神祠無有合者帝後於所受太上正一籙中得之迺三將軍也八年三月十六日詔曰神理至幽必有驗於顯誠心至著必有達於微音容相交符應若合上仙隱景唐將軍上靈飛形葛將軍直使飛真周將軍階列仙游名在真籍頃朕違豫漠而感通孚佑有加康復如故不薦美號無以隆其稱讚不嚴秘閣無以宅其威靈唐將軍加號道化真君葛將軍加號護正真君周將軍加號定志真君仍於在京宮觀內建置殿宇庶禪精爽庸吝休咎

宋何胤字子秀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遂薦禪學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雲門寺又以若耶巖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為堵別為小閣竊處其中躬自啟閉童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晝夜惟精心念佛胤初遷將築室二人着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示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遷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投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何氏過江自晉司徒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年登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其懷愧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胤嘗禁殺有虞人逐鹿徑來趨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鸛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緘乃是控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德應獲延期胤疾乃瘳至是夢見一神女年八十許人並衣袷行列在前拜於牀下覺又見之命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初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復食蚶蠔使門人議之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生死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覓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身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戒蓋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散起耳故胤末年遂絕其血味

昔括蒼經雲倚山之崇德寺僧清允好食牛肉每食必二三斤人屢勸之終不聽一夕夢至陰府主者謂追吏曰可引之詣獄至一門有牌曰毀淫沙獄入獄見獄卒縛二木夾罪人於沙石中差令磨碑石者有磨去半體而不死者寃痛聲不忍聞吏頓首曰爾受戒而食牛肉亦當被此乃粹清

允磨之痛不可忍。少息又復然。如是者數次。痛苦無告。忽憶念佛號不絕。口吏即解放之。謂曰。汝壽命亦未盡。又且不忘念佛。今姑放汝。然自此勿食牛肉也。清允以夢徧告人。而其性根所嗜。終不能自禁。未幾病傷寒。思食牛肉而不可得。恍惚如夢寐中。遊行出外。過小橋。宛轉至墻隈。有市牛肉者。清允大喜。食之甚美。飽飲以還。既醒未及語人也。清允之相好者。來問病畢。忽曰。適有所見。頗異。有蜈蚣甚大。自公房中出。徐步詠曲。過半院。小橋直至圈中。牛有遺糞在地。蜈蚣食之過半。既飽。其態度若甚欣喜者。復自彼遂入房。即不見。清允大駭曰。公具言之。客乃為詳言。與清允所夢同。於是胸膈逆嘔。遂大吐。吐者皆牛糞也。清允乃誓於神佛。他日犯禁。則不敢食五穀。當食牛糞。病愈起。尋夢中蹤跡無少差。

唐崔紹者。博陵王玄暉曾孫。從其父直宦遊南海。其家嘗事一字天王。隣家李或畜一女猫。常往來紹家捕鼠。南土風俗。惡他舍之猫。產其家以為大不祥。或之猫產二子於紹家。紹甚惡之。目命家童繫三猫於筐篋。加之以石。復以繩固筐口。投之於江。後不累月。忽得熱疾。一夕遂重。二日遂亟。

將亟之際。忽見二人。一人衣青。一人衣皂。手執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紹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為惡。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大怒曰。公殺無辜。三人寃家上訴。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當寃家對命。柰何猶敢稱屈。違拒王命。遂展帖示紹。即文字分明。紹頗畏懼。不知所裁。頃刻間。見一神人來。二使者俯伏禮敬。神謂紹曰。爾識我否。紹曰。不識。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為爾家供養久矣。每思以報之。今知爾有難。故來相救。紹拜伏求救。天王曰。爾但共我行。必無憂患。王遂行。紹次之。二使者押紹之後。通衢廣陌。行五十許里。天王問爾莫困否。紹對曰。亦不甚困。天王曰。欲到矣。遂巡遙見一城門。牆高數十仞。門樓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見天王。側立敬懼。如是者數處。其宮室街衢車馬。一如人世。後到一所。一字天王先入。使者先引紹見判官。判官顧紹曰。公尚未生。紹初不曉其言。心甚疑懼。判官云。陰司諱死。所以喚死為生。判官領紹見大王。大王正對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祇為此來。大王曰。有寃家上訴。手雖不殺。口中屢分。令投於江中。天王令喚崔紹寃家。有紫衣十餘人。齊唱嗔走去。頃刻間。有一人着紫

襴衫軟牙笏。下有一紙狀。領一婦人來。兼領二子。皆人身而猫首。號泣不已。稱崔紹非理相害。天王向紹言。速開口興功德。紹忙懼之中。都忘人間佛經名目。唯記得佛頂尊勝經。遂發願各寫經一卷。言訖。便不見婦人等。大王問紹。公是誰家子弟。紹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若然。則與公是親家。總是人間馬。僕射紹即起。申叙。蓋馬僕射猶子。碯夫。紹之姊婿。紹復咨啓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極崇。則合却歸人。天為貴人身。何得在陰司職。大王笑曰。此官職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職。總濫蒙司徒知愛。舉以自代。所以得處此位。豈容易致哉。紹復問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差初。若初性散寡。怨所以上帝不遣久處此。杜公替之。紹又請曰。不知紹先父在此。復已受生。大王曰。見在此充職。紹涕泣曰。願一拜覲。不知可否。王曰。已歿多年。不得相見。紹起辭。大王大王令人送紹出。到一瓦廊下。入門。滿壁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二色。名列金榜。將相以下。悉列銀榜。更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者。則隨所落籍。送者曰。見之則可。慎勿向世間說。榜上人官職。

勸善書卷七

二十五

已在位者。猶可言之。未當位者。不可漏泄。漏泄則終身啗噬。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報。其陰司誅責惡心人。頗甚。紹已停止。一旦暮。見打嚴警。鼓數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紹問送者曰。真司諸事。一切盡似人間。唯空鼓而無角。不知何謂。送者曰。夫角聲者。象龍吟也。龍者。金精也。金精者。陽之精也。陰府者。至陰之司也。所以至陰之所不欲聞。至陽之聲。紹又問送者曰。陰司有地獄。不知何在。曰。地獄名目不少。去此不遠。罪人隨業輕重而入之。又問此處城池人物。何盛如是。曰。此王城也。何得恠盛。紹又問王城之人。如海。豈得俱無罪。而不入地獄耶。曰。得慶王城者。是業輕之人。不合入地獄。候有生闕。則隨分高下。各得受生。又見舊識康州田洪。評事。紹發康州之日。評事猶甚康寧。去後半月。染疾而卒。紹都不知。及進到冥司。已見田生在彼相見。彼此涕泣。田謂紹曰。洪別公後來。求經旬日。身已謝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紹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尋了。即得放回。洪曰。有少情事。竊敢奉託。洪本無子。養外孫鄭氏之子為兒。已與致得身名。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責以奪也。人之嗣。以異姓承家。既有已子。又不

令外孫歸本族。見為此事被勘劾頗甚。令公却回望為洪百計致一書與洪兒子。速令鄭氏子歸本宗。又與洪傳語康州賈使君。洪垂盡之年。竄逐遠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後。又發遣小男北歸。使遺骸歸葬本土。眷屬免滯荒陬。雖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淺劣。何以當之。但荷恩於重泉。恨無力報言訖。二人慟哭而別。一字天王與紹欲回。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頗盛。導引騎從。闌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屢分與紹馬騎。盡諸城門。犬王下馬拜別天王。天王坐山不下。然後紹相別。紹拜大王亦還拜訖。犬王便回。紹與天王自歸。行至半路。見四人皆人身而魚首。着綠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臨一峻坑。泣拜謂紹曰。性命危急。欲墮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紹曰。僕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許諾。則得紹曰。灼然。四人拜謝。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訖。更欲啓難發之口。有無厭之求。公莫恠紹曰。但力及者。盡力而應之。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經。則得度脫罪身矣。紹復許言畢。四人皆不見。却見本身偃卧於牀。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則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懼。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蘇問家人輩。

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蘇後一日許猶依稀見天王在眼前。又見階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養鯉魚。詰問此是何魚。家人曰。本買充厨膳。以君疾亟不及修理。紹曰。得非臨坑四人乎。遂命投之於陂池中。兼發願與馮金剛經一部及馮佛頂尊勝經三卷。以酬解寃之誓。

元潭州小吳門外拱德城畔街南居民孫侍榮。立身奉公。居闕慕道。皇慶二年癸丑正月二十四夜。左邊隔壁鄰居遺火。狂風似箭。延蔓至上邊民居。到城住。又飛火過于街北。房宇燒絕。又飛火過于下邊街南。燒至侍榮右邊。隔壁鄰居而止。火起之初。侍榮發心許醮。在後火息。延燒四十九戶。中間獨存侍榮房舍。翌日相識探問。夜來火中見雲如青傘。蓋空中旋舞。有此感應。

唐季丘。好鷹狗。畋獵萬歲。通天元年任揚州高郵縣丞。忽一日暴卒。見二鬼使來追。人云。姓段時同被追百餘人。男皆扭扭相迫。女子反縛被鎖。前驅行可三十餘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改云此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間罪福。于此歇馬。丘一方知身死。突到一陰府。段指一昏吏。此人姓

焦名策是公本頭遂被領過。王曰汝殘忍無慈好殺物命。以為已樂。須臾見所殺禽獸周圍數畝。從已索命。其從數人。有一人姓田。任揚州參軍。王命左右皆授以藥。喝令開口納藥。一丸。眾納藥即成猛火。須臾仄滅。俄復成人。如是宛轉至田氏累三九。而王不見火。王驚曰。爾有何功德。曰云。往年獵于揚州棘叢。下得玉皇經一部。今已持誦百部矣。王云。此正滅一切罪。王命檢田功德簿。還白如言。遂次至丘。丘一怖甚急。云某曾寫玉皇本行經。王云。審有此否。吏云無。焦策進曰。有。本人寫經。見在天堂。王曰。冥間號玉皇經。最上功德。公能書寫。功德不小。即勅焦策領向天堂檢驗。至一寶殿。甚壯麗。眾經充滿。丘一試抽一幅。果是所造之經。既回見王。知所造經有實。乃召所殺生命。令田與丘一許造功德。田即應聲便念經。王起合掌聽之。纔三紙許。回顧庭中禽獸悉已不見。丘一急發願云。願寫玉皇經一百部。田誦經畢。王命焦策同一青衣送田與丘一還。焦策云。惠乃及此。豈不相報。立一乃許錢三百千。辭而不受。與造經五部。曰可也。至一坑。策推之。乃活。身已在棺中。惟聞哭聲。死已三日矣。急呼人至。破棺乃起。旬

日。寫經五部了。見焦策來謝云。近承君功德。已生天矣。尋百部了。適有勅加立一兩品。仍充嘉州招討使。

唐康仲本。元和十一年。往東海數年不歸。其母唯此一子。日夕憶念。仲本有一道士來求齋。母不違其志。道士曰。謂母曰。所願何事。母具言之。道士曰。若能急持誦玉皇本行集經。則兒得渡回矣。道士遂出經。以與之。母為不識字。將所得經。藏堂柱舊孔內。加漆其上。旦夕焚香禮拜。祈兒早得回。歸。一夕雷震。大震。拔此柱去。明旦視之。則柱已不見矣。莫知其由。一月餘日。兒果歸家。以錦囊盛木一段。昇歸。遂入拜其母。母遂問仲本曰。此何物也。仲本曰。昨回海上。遇風破舟。溺水。感雷霆投此木於波中。仲本及一舟人。因得此木而出。仲本之命。與財物實此木。所與。敢不尊敬。其母視之。驚曰。此吾藏經柱也。昨回雷霆不見此柱。命斧破柱。遂得所藏之經。其子愈生。敬蒙終身持誦焉。

宋李去病。伏見玉皇本行集經。高上無比。妙法無與。等倫。功德不可思議。發心信受。齋潔自寫。大冊讀誦。日晷蒼蒼。不能負戴。遂生湮沒。何以扶危。

拔苦利益存亡。而普福含靈。願作小軸。便於珍藏。冀傳不朽。隨在處持誦。作濟度舟楫。為安樂醫王。覆載有情。耳聞口誦。信受尊重。咸登道岸。無使
突侵。一如奉行真誥。所願既作。是願遂就。邑請邯鄲前承節郎王肇。齋戒
書寫。庚戌歲九月上旬。有七日也。寫經一卷。是夜有五婦人。各着豔衣。前
一婦人衣紫。遮相顧眄。欲來相害。肇乃就寫經。几案間得退。筆數枝。舉而
謂眾婦曰。此乃寫玉皇本行集經筆。眾婦驚走。復自疑慮。其鬼未恐怖。遂
執筆出戶。眾婦果東而走去。肇引筆指西曰。此方去。眾婦驚懼。詰所指方。
奔潰而滅。肇歡喜。讚歎經力。何如是之驗也。既而語去病。自夏徂秋。寫玉
皇大神呪及本行集經。凡十部。今有此驗。去病思五婦人者。乃是陰覺也。
此經蓋將傳天下。垂萬世利益。一切存亡。信乎玉皇本行集經者。功德中
之功德也。書寫之筆。已能却邪。况書寫讀誦其功德。力窮劫難言。豈不誠
然乎。

唐主僭乃康晉市民。稟性頑鄙。不顧罪福。唐元和十四年。其家倖遭大疫。
十死八九。惟僭獨免。一日忽思犬肉食之。頓失雙目。所苦非一。不求醫藥。

惟禱祝神祇而已。並無感應。俄有一道士登門告齋。曰。問僭失目之由。僭
具實以告。道士曰。吾教汝持玉皇經。此經能救眾苦。報應如神。子能受之
乎。僭辭曰。愚人。且且失目。固不可奉命。道士曰。但請人書寫亦可。僭敬從
之。遂得一部。請師誦之。是夜夢一道士持刃決其目。僭驚覺。兩眼復明。如
故。遂終身齋戒。專心持誦此經。

唐李脩顯慶中。丁父憂。發心寫玉皇經三部。以答劬勞。纔一部了。筆間有
五色圓光之炁。經畢。筆無所損。每聞異香。座前時有花墜。後失筆頭。經半
載。夜回見地上有金色光彩。視之。乃向所失筆頭。自然光彩不壞。經之功
德。孝誠所感。父得起升矣。

宋鄴陽主吏周世亨。謝後之後。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願手寫經二
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析救護。既小安。即以錢三千
米一石。付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城販鬻。周見而責之。
江以貧告。復增畀其直。及售紙于周。每幅皆斷為六七。懼而亟還家。悉力
緝制。納于周。周倩一僧摺成冊。齋戒繕寫。方及二十卷。正書控筆。群鴉數

十鳴噪屋上。逐之不。起。禱像前。迨出視。蓋一鴉中箭流血。衆鴉爲按之。不能得。故至悲。聞周連誦寶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自。投。鴉飛入空中。周贊歎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于佛龕側。靈感如此。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七

勸善書卷七

三十九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八

嘉善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書能達人。○人生至樂。莫如讀書。○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喜讚嘆誦經法者。所生之處。音聲雅妙。聞者歡喜。○大乘經典。信心供養。顯揚如來智慧聖德。

○值遇經法。普得濟度。全其本年。無有中殤。○一誦諸天禮。十轉枯骨生。○傳教世間。流通讀誦。即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隨所擁護。捍无扶衰。○經之至微。宣道之意。正真之教。誦之千日。白日昇天。致慶七祖。

感應

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緋衣。藜杖扣閣。進見。向暗中

勸善書卷八

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爛然火明。因說開闢已前事。授洪範五行之文。自云是太乙之精。聞金卯姓有博學者。卞而觀之。復出懷中天文地圖。授之。元尹夢龍。中興人。毋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群鳥集其塚樹。

唐江陵府公安縣潺陵村王從貴妹四娘。未嫁時。常持金剛經。貞觀年間。俄卒。埋已三日。其家覆墓。聞呻吟之聲。開墓視之。乃見四娘起坐棺中。良久。言曰。初至冥府。陰官問有持經功德。合掌讚歎。且令放還。

唐開元中有盧氏者。寄住滑州。晝日閑坐廳事。見二皂衫人入門。盧問為誰。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甚愕然。問何故相追。因求觀帖。見封上作衛縣字。遂開文字。錯繆不復似人書。恠而詰焉。史言奉命相追。不知其故。俄見已馬已韉在階下。不得已上馬去。顧見其屍坐在床上。心甚惡之。倉卒之際。不知是死。又見馬出不由門。皆行牆上。乃驚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與母妹等別行。可數十里。至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城。吏言王國。即追君所司。城後吏欲將盧見王。經一院過。問此何院。吏云。是御史大夫院。因

問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其盧。驚喜曰。史曰。此我表兄。令史通須史便出。相見悲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語。大夫謂曰。弟之念誦功德甚多。良由金剛經。是聖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也。盧初入院中。見數十人。皆是衣冠。其後大半繫在網中。或無衣。或露頂。盧問此悲何人。云是陽地衣冠。網中悲緣罪重。弟若能為一說法。見之者。悉得昇天。遂命取高座。令盧升座。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網中人已有出頭者。至半之後。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既終。往生都盡。及入謁見。王呼為法師。致敬甚厚。王云。君大德不可思議。筭又未盡。屢歎念誦之功。尋令向吏送之。回既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尸卧地上。心甚惻然。俄有婢從庭前入堂。吏令隨上階。而前魂神忽已入體。因此遂活。

梁東陽張瑤病死。數日方活。云被所由領過一府舍中。貴人僦從如王者。瑤至庭內。見其所殺衆生。盡來相對。瑤曾殺一牛。以布兩端與之。追福其牛。亦在庭中。角戴兩布。又曾供養病僧。其僧亦來謂所司曰。張瑤持金剛經滿三千遍。功德已入骨。又寫法華經一部。福多罪少。故未合死。所司命

勸善書卷八

二

稱之畜生。盡起而瑤猶在地上。所司取司簿勘之。一紫衣引青衫吏。抱黃簿至。云張瑤名已掩了。合死。視簿有紙帖掩其名。又命取太山簿。項之亦紫衣吏。引青衫吏持簿至。云張瑤掩了。合死。又命取閻內簿檢。使者云名始掩半。未合死。王問瑤云。汝名兩處全掩。一處掩半。六分之內。五分合死。以功德故。放汝歸閻浮地。勿復殺生命。瑤入地獄。遍見受罪。火坑鑊湯。無不見有。僧曰。汝勿復為罪。遂即以印印其股曰。將此為信。既活。印甚分明。人皆見之。

宋咸淳己巳杭州一老嫗。年六十餘。嘗誦金剛經。誦畢佩帶於身。中秋到江頭觀潮。值潮頭窳高。澎湃衝激。吸沒百餘人。嫗亦預焉。已而潮回。乃獨送此嫗于江之濱。儼然存活。人問之。則曰。見潮神閱簿。言我曾誦金剛經。有功。送回陽世。視衣襟皆濕。惟所佩之經獨乾。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義寧九年。坐誣枉繫大理寺。儉志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未遍。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今遍。即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勅喚就朝堂。

放免又偷他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香散漫滿室至曉不絕皆感應所致也。

宋建炎間沈參政避虜難于徐之山谷中一夕在草莽間歎曰吾母在順昌相去三百餘里未知存否念吾母平生誦金剛經今三十年矣金剛神豈不能救此難耶因涕泣良久足疼以手摩之忽有大木葉两片飛隨其前遂取包兩足跟有頃聞鷄聲遂起行步若有神助及曉至順昌城下視足跟木葉乃其母所誦金剛經前面兩版遂得與母相見。

元喻子慶建昌新城縣人也少從鄧頤齋學及長遊淮自言得隱形術一日有殺傷在館東之門眾驚散捕者環列道途喻挺身出其間捕者不見之喻則悉見也後歸故鄉家甚貧歲歲鄉館每晨起必正衣冠迎日而揖焚香誦金剛經一過然後學者至授書年八十餘耳目聰明行步便捷至元丁丑以來鄉學多廢日煮金剛經以食人異之一日無病過其女家曰明日吾從此逝矣汝能飯飯我乎女曰何言恠也喻曰不飯我則已女為黍食之喻携錢百文在隣里明日為我掘金井其携鋤及箕來隣曰教授無病何為若此言也喻曰汝但來先汝雀者懼汝不來也明日雀者如約喻指畫去處度棺大小而掘焉及午時可矣謂曰汝往飯吾女家其人飯畢視之則已端坐隱几而化矣。

勸善書卷八

元建寧府城內有陳公按至元己未間夫妻長齋日夜持誦金剛經後於癸巳年忽一日香湯沐浴端坐誦經而逝有神光繞室合城僧道備香花迎奉柴塔焚化壽年九十有七歲。

元建寧府建陽縣地名茶坂洪山白蓮堂有一僧平昔齋戒持誦金剛經及華嚴經又禮華嚴塔後於至元三十年間忽然示寂師孫將葬之明日再還視云是去錯路頭了急討香湯浴羅穿袈裟如法正身端坐而逝。

唐魚萬盈京兆市井巖猛之人元和七年其所居宅有大毒蛇其家見者皆驚怖萬盈怒一旦持巨棒伺其出擊殺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臍腑痛楚遂卒心尚微暖七日後蘇云初見冥使三四人來追行暗中十餘里見一人獨行其光繞身四照數尺口念經隨步就其光問姓字云我姓趙名某常念者金剛經汝但莫離我使我不敢近漸失所在久之至其家萬盈拜

謝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剛經。念遂得還。及再生。持本重念。更無遺闕。所疾亦失。因斷酒肉。不復殺害。

唐張國英大曆年間。為西蜀崔公寧兵士。時楊林反叛。國英與之戰。遭流矢中腹。醫者曰。藥無所施。旦夕必死。因與同伍叙別。令備棺材。妻兒環泣。人不忍聞。國英舊持金剛經。忽夜夢胡僧相尋。撫憐。如有素與藥。一九令吞之。且曰。無足慮矣。翌日果瀉下箭鏃。瘡合而愈。蓋持經之力也。

唐元和九年。強伯達家于房州。世傳惡疾。凡二百年矣。伯達繞冠。便患風。顛父兄親族。以為必不可瘥。恐貽後患。請送之山中。其父畏報。置伯達于巖下。泣涕而別。絕食未幾。忽有僧過。傷之曰。汝可念金剛經內四句偈。或脫斯苦。伯達受教。念之累日。一旦感一大虎來。伯達不敢開眼。但至誠念。偈虎乃過。舐其瘡。唯覺涼冷。如傅妙藥。了無他苦。良久虎去。自顧其瘡。皆已乾合。明日前僧復至。即於山邊拾青草一握。授之曰。可以洗瘡。但歸家日。以此煎湯洗浴。伯達感泣拜謝。僧拊其背而去。及歸家。親族大驚。具述其事。浴訖。身體潔然。都無瘡癩。隣里歎異。自此相傳之疾遂止。

勸善書本八

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每旦暮常東向拜太山。願得生還。積二百餘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見二童子。儀服甚秀。云是太山府君之子。府君媿公。朝夕拜禮。故遣奉迎。嘉會云。太山三千餘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閉目。勿憂道遠。即依其言。瞬息之間。便到宮觀。敞麗。童子引入謁拜。府君即延入曲室。對坐談笑。無所不知。謂嘉會曰。人之為惡。若不為人誅。死後必為鬼得而治。無有微幸而免者也。若日持金剛經一遍。即萬罪皆滅。鬼官不能拘矣。又云。前府君有過。天曹黜之。某姓劉嘉會亦不敢問其他也。嘗與嘉會雙陸。兼設酒肴。嘉會起於小廳。東見姑臧令慕容仁軌。執笏端坐。云。府君帖追到此。已六十日。未蒙處分。嘉會坐。啓府君。便令名仁軌入。謂曰。公縣下有婦人阿趙。被縣尉無狀拷殺。阿趙求訴。遂誤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兒送歸。嘉會亦辭。復令二男送。凡在太山二十八日。家人但覺精神昏昧。既還如舊。嘉會詰仁軌於眾。長史趙持滿令人驗之。無不同。自此常持經。遇赦得歸。

唐劉鴻漸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乾元初。遇亂南徙。有僧令誦金剛經。鴻

漸日誦經至上元年客壽春暇日出門忽然死去見二吏云奉大尉牒令追鴻漸云初不相識大尉何以見命意欲拒抗二吏忽爾直前拽拽鴻漸請著衫吏不肯放牽行求久條過淮至一村湏臾持大麻衫及腰帶令鴻漸著笑云直措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漸梗澁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嚴麗忽見素勸讀經之僧從署中出僧後童子識鴻漸徑至其既問十六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劉十六郎適為吏追以誦經功德豈不往救之鴻漸尋至僧所虔禮求救僧曰弟子行無苦湏臾引鴻漸入詣廳廳事案後有五色浮圖高三四尺迴旋轉動未及考問僧已入門浮圖變成美丈夫年三十許云是中丞降階接僧問和尚何以復來僧云劉鴻漸是巴弟子持金剛經功力甚至其筭又未盡宜見釋也王曰若持金剛經則願聞因令跪誦鴻漸誦兩紙訖忽然遺忘廳西有人手持金鉤龍頭幡幡上碧字書金剛經布經於鴻漸前令分明讀經畢都不見人但餘閑宇闐寂因爾出門唯見追吏忽有物狀如兩日來擊鴻漸鴻漸懼奔走忽見道傍有水鴻漸欲止而飲之追吏云此是人膏血澄久上清耳其下卷是餘皮爛肉飲之不得還矣湏臾至舍見形骸卧在床上心頗惆悵鬼自後推之入冥然如入房戶遂活

唐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為右廂虞候王某為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謂二人結軍心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名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慄不能自辯劉令杖背三十時新造赤棒固以筋漆漚者幾死韓意王必死矣及昏造其家恠無哭聲又疑其不敢哭耳諂其門卒即云大使無恙韓素與熟遂至卧內問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初被杖時見巨手如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經十紙及貴計數百軸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見謁韓方浹汗寫經諫官恠問之乃具道王某事

唐廣陵張嘉猷者寶應初為明州司馬遇疾卒載喪還家葬於廣陵南郭門外永泰初故人有勞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圖下坐久如夢忽見猷乘白馬南來下馬相慰如平生然不脫席帽低頭而語勞問冥中罪福如何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隨所為而得但我素持金剛經因得無累亦當別有所

適在旬月間耳。公還為白家兄令誦金剛經一千遍。何故將我香爐盛諸惡物。公家亦有兩卷經。可為轉之。增已之福。勞既寤。乃發誓誦經。

隋主倬大業中為天水郡司法。薛舉作。逢攻陷郡城。盡殺官吏。至倬行刑者。刃斷。監者白舉遣力士宋羅喉解佩刀斬之。刀亦寸折。舉大驚。問有何術。荅曰。祖父以來持金剛般若。恐是此力。遂放去。投村避賊。入人家。溷室中。賊眾續至。問何人。云。向被刑刀折者。賊曰。我遙見光上。屬于天。疑有異寶。無心相害。

唐天后朝。裴宣禮為地官侍郎。坐事被繫。宣禮憂迫。唯念平日所持金剛經。枷鎖自脫。推官親訪問之。後得幸免。侍御史任植亦同禁。勸其誦經亦免。

唐貞觀七年。長安縣尉李行及坐累。當就刑。專誦金剛經一千遍。其鎖自開。時已秋分。數日按獄。當時決罰者千餘人。並不免。唯行及恩宥。被配涼州。會赦得還。

勸善書卷八

名園畜姬妾十輩。全失衛生之理。但每日早起誦金剛經數卷。既卒。三歲女真犯關。發其墓。剔取金帶衣服。葉尸道傍。亂定。其子訥修理墳塋。見僵尸暴于墓左。頽然若生。略不少損。乃知金剛不壞身之說。非虛語也。

唐貞元十五年。嘉州趙居敬。常持金剛經。清潔有素。曾往湖南。舟行洞庭湖。忽有煙氣如雲。來覆其舟。俄頃而散。舟中人但見趙居敬不在。眾甚驚異。久之乃見居敬凌波而出。衣服不濡。懷有珍寶。人問其故。曰。向者常持金剛經。適有二僧來。召至龍王宮。左右命升殿。誦經得珠寶數十事。二僧

相送出宮。其一僧曰。寄少信至衡岳觀音臺比丘紹真。付之。但言汝和尚寄與。令轉金剛經。後至其地。訪問果有人。云和尚滅度已五六年矣。

唐天寶中。常州宜興縣吳達。每日五更誦金剛經七卷。嘗作詩云。五更鐘動。莫貪眠。抖擞精神向佛前。一拜一聲彌陀佛。西方池內添菡蓮。年至九十二歲。忽然辭別妻子。云有二使者呼名去。遂見閻摩天子。天子問生前作何業。達云。自幼至今常誦金剛經。天子因賜達殿階坐。令其誦經。方

念至舍衛國。口中出奇異妙香。忽現一佛相。天子合掌歡喜。語達曰。若持

經有般若之功。吾送汝便生舍衛國。承品官之後。受國家爵祿。長享福壽。子孫榮貴。遂即拜謝。天子勅二使者。送往舍衛國託生。因歸舊舍。就空中呼妻兒叮囑。具道其事。吾死得經力。今准閻摩天子勅。命得託生舍衛國中。特來相別。汝等切宜精心。受持金剛經。及妙法蓮華經。冥府鬼神甚敬。重此二經。其功德不可思議。如不識字。但能每日用香花菓餅燈燭供養。自有福根。仍不可殺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若能回贖物命。放還生路。亦主無病。迨壽之報。妻兒聞語悲號。達曰。不用傷感。人生在世。略有半善。可憑。命盡之後。猶如夜眠天曉。還見日月之光。人無善心。更兼殺生。一死之後。驅入陰府。如行刀劍黑闇之路。恐汝等不知。特來相告。言訖不見。

唐趙安成都人。每日常持金剛經十遍。太和四年。會蠻寇退。欲歸寧。嘗於途中見賣軍器者。遂置于家。為仇人告之于官府。追者至門。安泣別家屬。禮經而去。既為牢獄所苦。甘自伏罪。將科斷。次引至帥司。其枷鎖自解。吏詰之。安曰。實不為盜。此器得之巷陌耳。吏叱之不信。呈案之時。忽見於安名下大書一放字。竟不知其由。有司異之。因是得免罪。洎還家。齋沐禮經。

勸善言卷八

七

開匣視之。見其經紙皆損破。如被人搗碎模樣。妻云。曾一日聞其匣中響。即安受拷訊之時也。

唐陳利賓者。會稽郡人也。弱冠明經擢第。善屬文。為長城縣尉。少誦金剛經。每至厄難。多獲其助。開元中。自會稽江行之東陽。會天久雨。江水洑湯。與其筏二十餘舫。同發。乘風掛帆。須臾天色暗昧。風勢益壯。至界石竇上。水擁閑深流而下。波濤衝擊。勢不得泊。其前輩二十餘舟皆至竇口而溺。舟人大懼。利賓誦經至深流所。忽有一物狀如赤龍。橫出扶舟。因是得濟。議者以為誦經之力也。

唐開元三年。京兆府武功縣丞蘇朗。持金剛經。闔門五十餘口。並皆蔬食。其妻崔氏亦誦此經。崔氏有親表。見其喫菜年深。面無顏色。勸其私買肉味。崔氏因使人竊市羊肉三斤。暗處食噉。纔喫一齧。變之為骨。咽塞不下。又不能出。日暮氣絕。以體微煖。未敢棺殮。從六月十五日死。至二十一日。方蘇。家人問其事。云行至冥府。王問汝是武功縣丞妻。汝夫是大菩薩。汝因食肉。金剛善神變肉為骨。以此警汝。合年七十。為汝受持金剛般若。

可添至九十。却放還生。武功一縣道俗咸知。縣官具錄申州。州官申臺帝。聞因此御注經文。流布天下。

唐河東薛少殷好奉佛。常持誦金剛經。後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義里。云有一使持牒曰。大使追俄引至官府。見其主者即鮮于叔明也。少殷將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為割雞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塔扉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我方欲立事。和尚何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閤者入白。少頃聞命。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叙泣久之。謂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有他事。少殷時新婚。力辭不願。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曹相見。接遇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聞王判官忽起。又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飢甚奈何。僧曰。唯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泣且請去。兄知其不可留。乃入白官府許之。少殷曰。既得歸人間。願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乃

勸善言卷八

名一吏。取籍尋之。不令少殷見。既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識和尚。何蒙見護如此。僧曰。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

唐吳思玄。天后朝為太學博士。信釋氏。持金剛經。日兩遍。多有靈應。後稍怠。日念一遍。長安中。思玄在京病。有巫褚細兒言事如神。思玄往就見。細兒驚曰。公有何術。鬼見皆走。思玄私負。知是經力。倍加精勵。日念五遍。兄病疾醫無効。思玄至。心念經三日而愈。思玄曾於渭橋見一老人。年八十餘。著緩籠服。問之曰。為所生母也。思玄恠之。荅曰。母年四十三時。有異僧教云。汝欲長壽否。但念金剛經。毋即發心。日念兩遍。終一百七。媿及隣母讀之。並過百歲。思玄遵母業。年至九十餘歲。

宋建炎間。建康人屠二常誦金剛經。一日。番人到城下。屠二嘆曰。金剛不壞身。卒如之何。是夕。忽夢金剛神曰。汝宿欠連四命。來日到汝家。當告稱連四。此人聞名。必放汝。來日。番人果入。屠二依金剛神之言。拜告番人。具述前驗。求活。連四曰。吾萬里之程。殺戮冤枉不少。今改前非。放汝。驗持

受是經者感應如此。

梁天監中琰法師居長安招提寺年十一歲為僧忽一日同寺中數人僧行往相師家求相占至琰曰可惜聰明奈何壽短只年十八歲刻定天片琰歸就藏殿焚香作禮發願乞賜經一卷精專誦持任事就藏函內抽得金剛經一卷不捨晝夜精心靜念忽一日夜見房中有五色光現須臾見一僧身長文五許語琰曰汝壽止十八歲天亡得念經有感向去增延壽數言訖潛隱因此感應愈更精勤年及十九再訪相師師愕然謂琰曰吾昔曾定師天亡今日再覩死氣已去構何善業再添法齡耶琰曰專心誦經耳相師稽首云吾在塵俗中豈得知經力有此殊勝觀師此去壽可至九十二後果應相師言終于招提寺。

唐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本姓曹天性蔬食幼小出家于時安史之亂南方不寧兵革未息大曆七年十一月廣州呂大夫被蕃賊攻城洪州路已牒吉州刺史劉寧徵兵三千同收蕃賊法師攜名伯連為人貌雖強惡心甚循良常持金剛經以筒盛而佩之無何被括為軍呈閱之次選充行營

勅善言卷八

九

小將非其所好遂亡命焉時本州擒送本軍劉怒於朱木橋處斬三下刀俱折劉恠而問之對曰素志捨家常持經法蓋由怯懦恐劍軍威是以亡耳問經何在曰被獲時遺墜令尋討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刀痕而篋絕矣劉拱手稱歎乃縱為僧奏聞勅下本道號三刀法師居本郡龍興寺後加精進卒于住所。

隋蕭瑀武帝玄孫梁王暉之子梁滅入隋仕至中書令封宋國公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穎同禁欲寘於法瑀就其囚八日念金剛經七百徧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桎梏至殿前獨宥瑀二人即重罰因著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木為之高三尺感一鑰石像忽在庭中以安塔中獲舍利百粒貞觀十一年見善賢菩薩冉冉西而去。

唐梓州慧義寺釋清虛姓唐本州人也長誦金剛般若三業無懈嘗於山林間揚諷有七鹿馴逸若傾聽焉聲息乃去又鄰居失火連蔓灰燼唯虛室獨存長安二年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遠汲於澗運致甚

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揚經靈驗乃請入彌勒閣焚香誦經達旦者三
忽假寐中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剗地便見泉湧虛往其處遂
令人掘之果獲甘泉用之不竭。

後唐江陵開元寺經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
司見王問師生平作何功德對曰常念金剛般若揖上殿登繡座誦經七
遍侍衛悉合掌階下考掠論對皆停息而聘誦畢後遣一吏引還王下階
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誦讀因隨吏行數十里至大坑吏自
後推之若墮空焉從是而寤死已七日唯面不冷。

唐成都府建昌寺僧牟師開成三年八月暴卒忽見四人來迎至一河側
多有大樹使者曰此非人間也還記在生事業否牟曰幼年曾念金剛經
使者云此經冥司甚重請誦之四人合掌靜聽至四果章四人止之忽然
不見須臾又一人來問曰向者何人到此牟具說之曰此四人已生天師
可速歸也迴身見一大蛇作人語索命牟曰不省害汝時蛇曰在雅州時
牟因思十三歲時斫柴次誤傷同伴殺之非我也蛇曰因你傷我遂走不
得致被人殺須還我命牟許轉金剛經一千遍蛇即低頭而去傍有送者
抱牟拋本身上遂活時淨眾寺僧仲詵來者具說其事因託轉經一日未
畢其夜又夢冥使曰冤家不去須更得眾僧誦半日方是次夕夢蛇謝曰
感經功德已得生人類矣言訖而寤。

勸善書卷八

十

唐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誦金剛經遇疾而死其手猶熱不即
入木經七日再活云初至陰府王者降階迎接叙捐嚴謂曰更容上人十
年在世受持真經免離生死僧因問王人間眾僧中曾食善哉人用酒服
可否王曰此大違本教僧又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曰此後人加之非佛
意也自後荊州僧無敢食者。

唐孫明者鄭州陽武人也少貧賤為盧氏莊客善持金剛經日誦二十遍
凡三十年初持經時便不如常忽一日正念誦次暴卒見二吏來追明意
謂縣吏便隨其去行可五六里至一官府門吏云王已出巡吏因閉門於
空室中其室縱廣五六十間經七日王從外歸吏引見王王問汝有何福
果答云但持金剛經已三十年王言此大果也迴語左右曰昨得祇洹家

牒論孫明念誦勤懇請延二十年壽乃知脩誦不可思議延汝二十載以償功也遂令送還其家殯葬已畢神雖復體家人不知曾有獵者從殯所過聞號呼聲報其家人開視遂活時天寶末也

唐夫寶初易州參軍田氏性好畋獵一日於易州放鷹於禁棘中見一卷書取視之乃金剛經自爾發心誦持越數年誦及二千餘遍然於畋獵亦不能輟後得疾暴卒即日被攝至地府見諸鳥獸周迴數畝就已索命領之見王王問作罪何多田無以對令所由領去推問其徒十餘人同至吏局吏令開口以一圓藥致其徒口中便成烈火遍身焦爛須臾灰滅俄復成人如是經六七人後至田氏累藥三圓而不見火吏恠之復引見王具以事白王問在生有何福德田云初以畋獵為務嘗於易州禁棘中得一卷金剛經持誦已及二千餘遍王曰正此滅罪王命左右檢田福簿還白如言王令誦經纔三紙許迴視庭中鳥獸並不復見誦畢王稱美之云誦二千遍延十五年壽遂得放還

唐王陀為鷹揚府果毅因病解歸遂絕葷食發心念金剛經日逐五遍後

染瘴疾見二十二鬼來陀即急誦鬼聞便退還曰王令追汝汝且止經於是暫歇鬼又近前陀昏迷欲絕湏臾又見一鬼來云王令誦經人釋放六日既醒一心持念晝夜不息六日雖過鬼亦不至夜聞空中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竟如其言

唐丙臣姓楊忘其名復恭之弟也崇敬佛法適秦宗權叛陷賊內二十餘年恒讀誦金剛經雖在賊中未嘗輒廢會宗權男為襄陽節度使楊為監軍使楊因人心危懼遂誘麾下將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為節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田業矣楊於課誦之功益加精勵嘗就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課誦次歛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楊拜捧而泣震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茲善報也故陷于賊黨二十年間終能梟巨盜立殊勳克保福祿者蓋佛之冥祐也

唐蜀左營卒王茂常讀金剛經不如葷飲酒為賞設庫子前後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大和四年郭釗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茂因呈錦幘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番狗隨郭卧起非本宅

人逢之輒嘆忽吠聲立抱王啟之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宋釋德遵申州人初年五十得勞瘦疾醫藥不效且卧且起僅至骨立因發心絕董持金剛經扶羸倚輔日至十遍因而彌勵曾未期月厭疾頓瘳壽至七十八歲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智藏法師初遊京輦帝深加禮敬至是帝為誌公建塔寺曰開善勅藏居之初相者曰師壽止三十一歲乃竭精修道專誦金剛經至元年之暮俄空中曰承敝若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相者驚曰短壽之相今無矣藏問今得至幾曰可六十餘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乃至于今感通屢著

唐永真中釋文照往河東府開元寺幼小出家性少聰慧常自恥之一旦詣栢梯寺禮曇延大師真容真有所禱忽若假寐見曇延身長一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欲者吾安能致之有聰明經一卷求之可也因袖中出以示之即金剛經令其日誦七遍既寤猶在目誦念無滯如久習焉自此聰明日勝一日

勸善書卷八

十一

唐宋汶牧黃州日秦宗權阻命作亂將欲大掠四境蔡州有念金剛經行者郡人咸敬之宗權差為細作令入黃州探事行至黃州未旬旬為人告敗宋汶大怒令於軍門集眾決殺忽報有官使到將校等上言方聞喜慶不欲遽行殺戮繇是且令禁錮逾月使臣不到又命行刑出狴牢次報使入境復且停止使已發引出就刑值大將入衙見之遽白於汶曰黃州士馬精彊城壘嚴峻何懼奸賊窺覘緬作本非惡黨特受制於人耳將軍曲貸性命足示寬恕汶然之命髡髮負鉗緣化財物造開元新寺寺宇將就汶一夜夢八金剛告曰負鉗僧苦行如此締構即終盍釋其鉗以旌善績汝夢覺大異之遂令釋鉗待以殊禮自後一州童稚悉呼為金剛和尚唐釋神晏姓劉住梓州玄武縣福會寺萬歲通天元年被人告停劫賊繫瀘州獄晏先持金剛經乃精心虔誦月餘日忽中夜見獄中光明枷鎖自脫遂蒙原宥

唐原州龍興寺因大齋會寺主僧夏臘既高是為宿德坐儼賓頭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後至以無坐所惟寺主下曠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輒叱之如

是數四。小僧恐齋失時。竟來就坐。寺主怒甚。倚柱而坐。以掌摑之。方欲舉手。大袖為柱所壓。不得下。合堂驚駭。小僧慙沮。不齋而還房。衆議恐是小僧道德所致。寺主遂與寺衆同往禮敬。小僧惶懼。自言初無道行。不敢濫受大德禮數。逡巡走去。因問平生作何行業。云二十年。唯持金剛經。累皆讚歎。謂是金剛護持之力。便於柱所焚香頂禮。云若是金剛威神力。當還此衣。於是隨手而出也。

宋慶等觀。知潭州善化縣。時有一婆。每日誦金剛經於街市乞食。夜則歸宿山阿。忽數日不見行乞。群鷄噪集於其止處。令人往視之。見懷金剛經。傍巖而化。群鷄銜土以覆之。

隋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復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荅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示汝以受罪之處。令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處有猪羊雞魚鴉鴨之屬。競來從文若索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

勸善書卷八

十一

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拒達。唯知一心念佛謝罪。諸畜見為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將文若至王所。說見受罪虜訖。王付一椀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頂及其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極患頭痛。并及手足。久後得差。從是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彷彿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不為吾欲殺生。不驛長荅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荅云。是青殺犍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

力。真負感應也。

唐遂州任善。病亡。同數俗人。一僧俱至閻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王即合掌。忽有五色雲迎僧升天。冥官謂善曰。汝亦曾誦二十一遍。即令放還。

唐長慶中。鄂州商人何老。同雇夫擎物。赴疲市。遇夜歇於山路。睡著。雇夫潛以刀斷其喉。棄于澗下。擔其物去。何老以常持金剛經之故。都無傷損。從澗中出。直詣城市。雇夫方欲賣物。次見何老大驚駭。何老安慰之。云是

經力也。非有他故。約不告誦。相與為僧。

唐宋義倫麟德中為獺王府典籤。暴卒。三日方蘇。云被追見王。王曰。君曾殺狗兔。今被論。君筭又合盡。然適見君師主云。君持金剛經。不唯釋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君能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又見殿內床上有一僧。可五六十。披衲。倫即拜禮。僧曰。吾是汝師。故相救。可依王語。義倫曰。諾。王令隨使者往看地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煮人。痛苦之聲。莫不酸惻。更入一獄。鐵床甚濶。人卧其上。燒炙焦黑。形容不辨。西頭有三人。枯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頭云。不得食喫。已數百年。倫荅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更入一獄。向使者云。時熟忘家人見。欲遂去。西南行數十步。後呼云。無文書。恐門家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並不識。門司果問看了。放去。遂蘇。

唐李九師。本邛州臨邛縣人。常念金剛經。開成中暴亡。被使追攝。見王。有一僧於王前救免。又送出門。云。我是須菩提。故來救汝。可努力修善。更得十三年。若執心堅固。當必生天。九師拜謝。爾時思得粥飲。無處不覓。乃發

勸善書卷八

十四

聲大呼。僧亦與飲。飲訖。又呼。忽覺在床。後持經愈勤。果十三年卒。臨終有異香。天樂信其生天不謬矣。

唐劉弼。貞觀元年任江南縣尉。忽有一鳥於房前樹上鳴。卜人云。是鳥所止。為不祥。弼聞之。恐懼。思欲崇修功德。未知何者為勝。夜夢一僧稱讚金剛般若。令誦百遍。及寤。依命即誦滿其數。忽有大風從東北來。拔樹遙擲巷外。其根拔處。土坎縱廣一丈五尺。乃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僧慧因。善三論及法華金剛經。常為講說。至德中黃昏時。見一人入門。云。王請法師。因遂僵仆。唯心頂燦。七日却蘇。云。初隨使者至一城。極其宏麗。入見王。從數百人下殿。至閣門。拜曰。弟子不幸。主世名祿。兼治罪人。甚用為苦。聞上人善講金剛經。幸為敷析。於是就坐講畢。王施綰三百匹。遂令送歸。次見一講堂。有百餘僧。相與談論。初極禮法。少時各單競。於手指上。卷生鐵爪。共相拏。搥血肉塗地。半頭巨卒。以火燴之。盡成灰粉。須臾又復本身。因驚懼。却蘇。蹙然而起。綰已在櫃。與前數同。遂得此施。作功德。自此更不講說。惟持經而已。

唐釋道濟西蜀成都人。武德中。濟善賈。有萬餘緡。自京還歸。道遇新益州戶曹章約。欲赴任。少路費。就濟借數百千。到綿州。夜與渡江。至中流。令從者縛濟以籠。盛沉水中。盡分其財。濟有戒。行常持金剛經。雖在洪波。水不入口。俄頃。如有神力。籠浮縛解。漂著小洲。時方夜半。村人遙見洲上有光。即棹小舟來視。濟因得活。時寶公軌為都督。濟往訴之。召約詰責。全不承認。濟為寶藏。在簾下。卷簾以示之。約頓首請罪。濟苦願放。於是不問。約泣涕悔謝。終身皈向佛經。

唐貞元中。尼道凝。常持金剛經。住上都龍華寺。曾往莊嚴寺。參請貞操禪師。門人止之曰。和尚不面女人。難以引進。道凝泣涕自謂曰。我修行有日矣。願集其福。再生為男子身。不月餘。忽一日沐浴。令人以硃書其脚下。為願生字。便奄然而逝。後感夢於徒弟曰。我於金城坊張濟家作男子。七月一日當生。至期來訪。以硃字為憑。夢者覺異。遂記于壁。至期往訪張家。果生一男。請視其足。有願生二字。甚分明。張氏因以命名。五歲携謁貞操禪師。具述其因。師曰。宜令出俗。後為師徒弟。

唐手昶。天后朝任并州錄事參軍。每至一更後。即喘息流汗。二更後方愈。妻柳氏將名醫昶。密曰。自無他苦。但晝決曹務。夜判冥司。力不任耳。每知有災怒。即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後。丁太夫人艱。乃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冥更常讚歎此經功德浩大。令子孫諷誦。後為慶州司馬卒。年八十四。臨終。忽聞奇香。非世所有。謂左右曰。有聖人來迎我往西方去也。言訖而沒。

唐張玄素。洛陽人。年二十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縣令。凡有厄難。皆獲免離。七十遘疾。忽有華蓋從空而至。漂浴與家人訣。奄然而卒。

唐韋克勤。少持金剛經。為中郎將。從軍伐遼東。遂陷高麗。貞觀中。太宗征遼。克勤望見官軍。乃夜出投之。闌不知路。至心念經。俄見炬火前道。遂達漢軍。

宋淳熙十四年。歙縣宰虞奉議。析遣廳吏呂明往嚴州。歸塗值一客。亦負擔。元不相識。即顧揖如舊交。凡四五日間。其行或在前或在後。一日呂當食。必拍與共餐。但見其追逐不捨。頗疑焉。及投宿村店。取腰篋中。所藏楮

券十餘道置席下以防其竊。明早啓戶。遇此客前問曰：爾平生何善緣？曰：我小人耳。有何善可說？客曰：我相隨許時。本不是好意。望爾身畔料必有財物。欲為不利。夜來鑽壁覩。乃覩一人長七八尺。面貌全似神道。瞪眼看我。我不覺驚倒。又不敢叫人相救。此何祥也？呂曰：每日天未曉時。課誦金剛經。如今十年矣。客愧悚異謝而去。

唐元和初。九江有一村叟。鬻薪於市。年近七十餘。常持金剛經。至晚欲歸江北。中流風暴。同舟皆溺。唯此一人獨浮水上。飄至南岸。岸邊皆巨商之船。人皆見其背上有光。高數尺許。意其富貴人也。既見其抵岸。爭以衣飯遺之。與語。方知一村叟耳。因詰其光。則云：我讀金剛經五十年矣。在昔者乃經也。前後或遇厄難。無不獲免。

唐臨安陳哲者。家住餘杭。精一練行。持金剛經。廣德初。武康草賊朱潭寇餘杭。哲富於財。將船移產避之。尋而賊至。哲謂是官軍。問賊今遠。群賊大怒曰：何物老狗。敢辱我。爭以劍刃刺之。每下一劍。則有五色圓光徑五六尺。以蔽哲身。刺不能中。賊等驚歎。謂是神人。莫不慙悔。捨之而去。

勸善書卷八

元魏楊體幾。延和二年。為饒州長史。本州有出銀山。採戶居者甚衆。往往並是草屋。其年秋。值大風起。民居焚燎俱盡。長史親往撫問。忽見一家獨存。略無損動。遂問其故。老者出云：累世奉佛。舉家持金剛般若。

元魏天和五年。梓州人倪勤。以武略稱。因典涪州。涪上有倉名興。勤嘗主之。素持金剛經。有廳事面江。甚為勝槩。乃設佛像於下。讀經于前。其年六月九日。涪水漲。唯不至此廳下。勤讀誦益勵。暨水退。周視數里。屋室盡圯。唯此廳不露漬。倉亦無傷。人皆禮敬。

五代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遊印縣。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獸震怖非常。唯專念經。獸熟視曳尾而去。流涎滿地。曾任安州判司。過楊子江。夜遇暴風起。租船數百艘。相接盡覆。唯令望船獨全。蓋令望于時念經不輟。

唐崔善冲。先天初。任梓州銅山丞。雋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諸蠻叛。殺知古。善冲等二十餘人。奔走投昆明。夜不知道。善冲專念金剛經。俄見炸火在前。眾便隨之。至晚火滅。遂達其所。

唐何景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水漲橋倒。日已久。人

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沒漂惶恐且急念經頃史近岸遇懸蘆墓緣得出餘溺死八十餘人。

唐崔文簡先天中任防州司馬屬吐蕃作亂奄至城下因被掠去鎖之甚固至心念經三日鎖忽自解虜疑有奸箠窮問汝有何術荅曰念金剛經後令鎖之念未終卷又解衆皆歎異遂送出境。

唐唐晏梓州人持金剛經日課七遍開元初避事普州安樂縣與人有隙讒於使者劉肱肱使人捕捉晏夜夢一胡僧云急去急去驚起便走遂州義方縣肱使人掩至奔走無路遂一心念經捕者交橫並無見者由是獲免。

唐元和中江陵岑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至唵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視手中所執乃所持金剛經也唵灘至下牢相去凡三百餘里。

唐長安縣死囚入獄四十餘日誦金剛經未嘗輟口臨決脫枷枷頭放光長數十丈照耀一縣令奏聞玄宗遂釋之。

勸善書卷八

一七

唐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為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貫骨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善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刺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信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兩疋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驍俱乏死遂晝潛夜奔後為刺傷足倒積中忽風吹物窳窳過其前因墜之畏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驟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後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忘專祈見你今果如願因取經看中間不見數紙烽子道中傷足不能行經中神以經紙救之視瘡上乃經紙也瘡亦隨愈。

唐南康王韋臯鎮蜀時有左營伍伯在西山行營於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為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踏之於地以髮繫檄覆以駝羶寢其上此人唯念經題忽見金一錠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錠走計行未得十餘里

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兄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韋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唐建德縣李惟燕。少持金剛經。天寶年為餘姚郡參軍。秩滿北歸。過五大店。厲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時中夜晦暝。四迥無人。此路舊多劫盜。惟燕舟有吳綾數百。懼為賊劫。因持劍去船頭誦經。三更後見堤上兩炬火自遠而至。惟燕疑是村人衛已。去船百步許。又復迴去。心頗異之。其誦經愈厲。因思其火得非經力乎。時塘水竭。而外塘水多。惟燕一心願塘破。當得水來行舟。中夜後聞船頭有流水聲。久之船浮。及明視之。果外塘發一穴。水流奔迸。乃知經力如是浩瀚。惟燕弟惟玉。任虔州別駕。見兄誦經有功。因效之。後泛舟出峽。水急觸折。舟甚危亟。惟玉專心誦經。忽見一鱗隨流而下。因得之以濟。其族人亦常誦此經。遇安祿山之亂。伏於荒草。賊將至。思得鞋著以走。俄有物落其背。視之乃鞋也。

五代杭州人吏徐玘。每日五更常誦金剛經三卷。方入公門。其家甚富。忽一日有劫賊百餘人至其家。將闔門大小盡用麻繩縛之。仍以玘縛在前。

勸善書卷八

一八

塚上。玘心中云。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須臾見一尊佛現。慶心便釋。眾賊各放箭射之。屢發不中。玘身眾賊驚歎。問玘有何幻術。答曰。無術。每日但念金剛經。想是佛力龍天護衛。有此感應。眾賊合掌驚悟。併釋放之。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考掠旬日苦極。推吏疑其寃。未具獄。孝廉唯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一日有竹兩節忽墜獄中。轉止其前。他囚爭取之。獄吏恐箴刃其中。劈開視之。內有兩行字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迹甚工。賊首悲悔。具述其誣。孝廉遂得脫。

唐承永年間。張齊丘為朔方節度使。信向佛法。每日侵晨對聖像前。着金剛經數卷。後因小將犯事。恐敗靈。結託數卒持刃欲謀害齊丘。方至衙門。皆投刃於地。垂手開口。戰慄。以時方甦。及問其故。乃云。見二神人長二丈許。瞋目來叱。皆如中惡。齊丘聞此。誓絕肉食。持誦倍常。

昔路州銅鞮縣人杜思訥。常持金剛經。勞病得愈。每至持經之際。必親神光繞室。

宋德祐丙子。建陽之崇政地名南窰。華家小。有一老史姓華。名友生。來好。

誦金剛經。極有靈驗。手接衣領。自有金光燦人眼目。其年大元軍馬之來。華友以逃難之事。密禱于佛前。是夜金剛賜夢云。你前世因殺了一人。不曾償命。其人見託生建康。歷陽縣。土名鷄籠山。姓王名二。今在大勢軍中。你當死於此人之手。我雖欲救爾。其如數何。今以相報。不必趨避。華友次日端坐佛前。經不輟。近午有二人突入。將華友執了。華友告云。告取王二官。令我當死在你手。一死不羊容。我誦了一卷經。便得就死。軍問你何以知我為王二。華友以夢實告。所言鄉貫無一差舛。王二曰。既是你前生欠我命債。你湏喫我一刀。遂以刀去。其中喝道殺了也。我今與你解冤釋結。令華友教之誦經。留衣服與之。為別。纔越一月。華友以病而死。信乎數之不可逃也。但得免死於兵。得非金剛救護之力乎。

唐魏恂。左庶子尚德之子。持金剛經。初為右監門大將軍。時京師有蔡榮者。暴亡數日方寤。云初至冥司。見一鬼使被冥官嗔責。以追人不到。將撻之。鬼使云。將軍魏恂持金剛經。善神擁護。追之不得。即別差鬼使去。湏臾回報。其說亦然。冥官曰。且罷。追恂由此警勵。日加精進。後終睦州刺史。

唐蜀道白衛嶺多虎豹噬人。光化中有韋秀才者。已中選。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聚。叫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蟲也。遂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力也。

隋睦彥通。日誦金剛經十卷。李密盜起。彥通宰武牢。邑人欲殺以應義旗。通知之。遂投身下城。賊便拔劍逐彥通。通為迫急。躍入城隅深澗中。空虛中忽見金剛神。拍令一人接彥通右臂。置一磐石上。都無傷損。神人曰。汝念經有感。特來相救。因此免難。其右臂上旬日聞香氣不絕。後官至方伯。八十九歲。無疾沐浴。索筆書偈。端坐而逝。偈曰。八十九年在世。隨身做箇活計。今日撒手便行。明月清風自在。

宋熙寧間。守邊一軍士。因遇寇敵戰敗。亡走失道。竄伏荒林。自悼曰。死固不惜。不得侍母之餘年。吾母持金剛經逾三十年。一旦兒有難。無神力為助。言訖。泣下。忽二大木葉墜前。有人曰。取之。乘足。可禦荆棘。俄行頓覺。脚力倍常。凌晨乃至太原府。還家見母。及取葉視。乃母經之二葉夾耳。後詢

宋張守一者襄陽人有妻子隆興元年棄之學道。日誦真武經三卷。以貨藥行醫自給。乾道四年。遊長沙。駐於小湖門道堂。嘗出至瀟湘門外。見舟中一人。招使上與語。曰。家間去此八十里。老母苦脚疾。踰年不能履地。醫藥無瘳。吾昨日因幹入城。夜夢一道人來用藥。隨手見効。適覩先生容顏。益夢中所會者。豈非吾母宿生有緣。故得際遇。願邀幢節。迂顧不識可乎。張曰。吾雲水閒人。方欲微積功行。正所欲也。遂還堂內。挈衣笥復來。即解舟。夜半到彼處。迨且有十輩。男子喜笑而迎。揖登岸。入舟人之家。巡視病媪。張曰。小疾耳。無須慮。浴之七日。媪步趨如常。時舉室歡賀。連夕樂飲。告去弗許。留連再旬。乃感具將謝遣。纔一更後。忽有二十餘人。喧噪自外入。即席擁張出門。穿踐山林。赴叢棘間古廟。解其髻髮。分髻繫于柱。束縛手足。張時被酒方醒。衣袴皆已脫去。但紙錢香灰狼籍滿地。自知必死。泣告衆人曰。守一方外細民。命如草芥。用以祭神。不辭乞為取隨。行諸物一一焚燒。然後就燬。則死亦瞑目。其人許之。旋踵而至。凡其所齎。一切赴火。唯真武經存。張即真心默誦。未數十句。覺廟中陰暗。燈燭盡滅。陰雲四合。聞甲馬隊仗之聲。群凶奔散。張髮自解。索縛亦斷。左右寂無音響。見蒼蘆林疾走。若有持炬導之者。天明到小塘市。不知所從來。僅逃性命。生理一空。初舟人用夜回程。正恐識其道徑。蓋素萌殺意。而張不見。襄漢間傳笑呼為祭張。

昔荆州江陵縣尉李玄宗女。年十三歲時。夢見一梵僧。謂女曰。汝有善根。何不持念金剛經。又云。世間若有男子女人。每日淨心。誦一卷。陽間增延壽筭百年。命終即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若直到涅槃彼岸。或有看經。雖未圓就。死入陰府。不能拘錄。即判生富貴之家。受諸勝報。玄宗女依僧之囑。日誦三卷。年二十四歲。不願有家。忽患傷寒。三日而卒。有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照勘其女無罪。及見女子頭上有佛顯現。王云。此女既有般若之功。即判還魂。臨放時。王囑曰。汝父有仇讎。遂使陽間先減二紀之壽。不久追入陰司對證。因汝父好將活魚切鱸。今有魚七千餘頭。狀訴索命。汝若不信。歸陽間問父。每夜夢見落在網中。日日頭痛。此是魚求報也。女得還魂。以陰府事逐一白父。其父聞之。驚惶無措。遂同女往天寧寺大佛殿。

內齋僧百員發願斷除葷酒。手寫金剛般若經四十九卷。寫經已畢。玄宗
忽一夜夢見有數百青衣童子。俱拜玄宗。口稱我等昔日被君殺戮。各經
陰府。訴其宿冤。索君性命。今蒙寫經功德。我等咸乘善力。出離三塗。苦趣
各得往生善道。君既釋冤。陰司復還原壽。又添遐筭。玄宗聞之。不勝欣喜。
自爾持誦經文不輟。為善不廢。壽至百二十歲。無疾索浴告終。

宋俞氏二女。東莞曾城人也。元嘉九年。姊年十歲。妹年九歲。稟性慈善。信
向經法。忽以二月八日。並入定去。三日而歸。粗說見佛。九月十五日。入定
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
又皆入定。田間作人云。見其從風逗飄上天。父母號懼。祀神求福。既而經
月。乃返荊頭為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
緣。應為我弟子。舉手摩頭。髮因墜落。與其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彩。臨遣
還。曰。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女既歸家。即毀除鬼座。繕立精廬。夜齋誦
經。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峯嶺。若燈燭輝煌。照映遠近。刺史章朗夫人
聞其感應。顯異。並迎供養。敬禮甚至。二女為之講華嚴普門。諸品妙經。
及止觀真聞者。皆得開悟。

勸善書卷八

三三

晉僧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聞釋道安講般若經。豁然開悟。遂與母弟
慧持。同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遠神明英越。心與理契。大善講貫。後南
適荊州。居上明寺。大元六年。至潯陽。見廬山開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
去水。猶遠舉杖叩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潯陽元
早。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及諸品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
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時僧慧永。先居廬山。西林欲遂同止。而遠學侶寢
眾。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遠夢山
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無他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闢。素沙布
地。掬袖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刹。

宋平陽邑淨明院。有闍梨有元者。課誦諸品經。呪而於大悲。呪尤精。每夜
二更。即起持誦。日間多宴。或坐撫琴焚香。而已嘗講止觀于堂上。而簷間
鳥雀相喧。因下座與眾行道誦經。呪。而鳥雀皆去。自後佛殿法堂前。後
無復燕雀聲。又殿柱多為白蟻損蛀。元公乃行道殿中。誦經呪。七晝夜。後

柱礎傍蟻皆移去自此遂絕。

元衡邑紫蓋鄉一老儒大德甲辰初夏出邑中既而以他幹亟遣家僮先歸是夕繼亦旋返抵暮獨趨江岸喚渡值操舟渡子俱各酣卧殊不之顧是夜空雲靉靄月色朦朧止一漁人扁舟往來獨釣江上將艤舟假寐渚間忽彷彿遙見二人隱隱立于波中迤邐相近漁者覆蓬竊視其人私相謂曰北岸一人喚渡已久我候于此汝往與偕來其一人荅云此人是老儒念經不絕未可近之良久其人又謂之曰可矣汝亟去取之恐踰此會又是三年未可間也又荅云彼尚念經未止空中肅衛轉嚴不可嚮邇如是數次老儒呼渡未已迨夜分後水中之人寂然不見漁者知為鬼矣遂偃卧舟中時聽傳更已至四鼓侯達旦微明漁人移舟次于邑岸邀之待涉者獨坐水濱漁人遽載以渡至中流語之曰嚮者秀才呼渡之時不知所念何經二鬼俟間欲取秀才終夕立于波間不敢親近何也老儒曰持誦玉皇寶誥雖暮夜獨行山林間寂無恐畏自是持誦益虔。

唐左監門校尉馮翊李山龍武德中暴亡而心上不冷如掌許家未忍

勸善書卷一

三六

殯歛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被冥司收錄至一官曹廳事甚宏壯廣大庭內有囚數千人或枷鎖或杻械皆北面立滿庭中吏將山龍至廳下天官坐高牀侍衛如王者山龍問吏此何官吏曰是王也山龍前至階下王問汝生平作何福業山龍對曰鄉人每設齋講恒施物同之王曰汝身作何善業山龍曰誦法華經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既升廳上東北間有一高座如講座者王指座謂山龍曰可升此座誦經山龍奉命至側王即起立曰請法師升座山龍升座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曰請法師止山龍即止下座復立階下顧庭內向囚已盡無一人在者王謂山龍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乃令庭內眾囚皆已聞經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去山龍拜辭行數十步王復呼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獄吏即將山龍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上屋覆其城城傍多有小窓或大如小盆或如盂碗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窓中即不復出山龍恠問吏曰此是大地獄中多有分隔罪業各異此諸人者各隨本業赴獄受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至院門見一大鑊

罪人入湯受苦楚聞山龍念佛號一時並得息山龍又稱南無佛史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復追錄君山龍即詣王請抄王命紙書一行字付吏曰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王之遣吏皆取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龍持出至門吏送歸家見親者正哭經營殯具山龍入至辰傍即蘇。

晉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為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父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名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故人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來矣知我家何如清具以敬之家事告之敬又言僧達道人是汝師也當以苦告之可得免難遂令一卒引清至一大寺見一沙門在像前禮拜率謂清曰此即僧達也清求哀救度僧達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不免當報今若能改悔我當明日指汝歸路今夜且於門外

勸善書本八

一五

俟我清遂於門外俟之至曉門開僧達果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革心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更能持誦諸品經典可得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發心奉受僧達即與授記謂清曰爾向東南日光出處即達家矣清既還復見向來所經歷朱門阮敬復來相迎執手與語託以家事敬乃以一青竹椽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到家入至尸前於是而活蓋阮敬家與清居止相近其家已落寞無可依此者清乃賙卹其子孫分宅居之自是歸心三寶勤誦諸品佛典所夕不輟。

周阮基者河內人也以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東北見一道士坐樹下神狀奇異基遂捨弓矢稽首起居已師命基曰可暫往觀中眺望巖間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觀門臺殿嚴麗皆飾以金玉土地清淨皆紺琉璃行樹端列綠葉朱實清風時起鏘然有聲基於門下觀覽心神惶怖再拜請退即至師所師笑曰汝不敢進也基曰凡夫肉身不識大道忽於今日得觀天堂情誠喜悅不能自勝願師弘慈濟基沉溺師曰汝積罪人也先身微緣卒得遇我汝命將盡其柰之何基聞不勝惶悚叩頭千百求乞

生道。師令基捨惡從善。誓棄弓矢。乃授基智慧上品十戒。及諸品經典。令基誦之。無為設蔬食。訖令去。基再拜奉辭。師曰。汝命絕之時。吾將度汝。後基奉持淨戒。精勤經典。日暴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暖。家人不即葬之。三日而活。父乃能言。云。初見皂衣使者二人。執文書引基去。忽至一處。狀如臺府。至屏門。使者引入。見大廳。上有官人隱隱。階前小吏數十人。皆執簿書。或青或黑。有一吏執黑簿。謂基曰。汝積罪深。應入地獄。基聞。倉卒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憶聖師心中作念。於昔初別之時。聖師垂諭。必求見度。今日危困。幸垂救濟。湏臾。天西北瑞雲忽起。雲車冉冉自空而下。直至階前。去地丈餘而止。乃見聖師在車中坐。冥官見之。皆稽首作禮。聖師曰。我有弟子在此。故來度之。乃取經一卷付基。基再拜跪受。讀云。太上救苦真經。令基讀之一遍。冥官皆稽首受命。聽訖。謂基曰。可去。勿住此。深勤精進。後更與汝相見。言訖。尖師所在。唯覺香氣氤氳。之乃見一皂衣使者。引基至家。唯聞家人號哭之聲。基乃還活。凝坐良久。追憶夢中經。不遺一字。乃慎持念。遂抄錄傳于世。復辭親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

昔詩嚴為忠州司馬。長齋自念金剛經二十遍。及諸品經。年七十二。臨終時。見有幢蓋音樂來迎。其妻崔氏。即御史來儼之姑也。屬纊。次見嚴隨幢蓋冉冉而去。一家皆有異香。

